

海峽殖民地出版品

新世紀

半月刊 第二期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六月一日

立北平圖書館藏

論壇

全國生產會議——上海租界發表「中立」宣言——重慶疏散人口——鼓浪嶼事件——國共合作問題

專載

與客論國際關係……力菴

日本通貨膨脹的發展……張顯之

英國金融財政經濟的面面觀……莫非

譯著

戰時的日本……W. H. Chamberlain

南京見聞實錄……H. V. Redman

漢口的一件「鵝」交涉

文藝

在鹽田裏……高爾基原著

本半月刊已在香港政府獨立註冊

新世紀出版社發行 香港郵箱九三三號

論

壇

全國生產會議——上海租界發表「中立」宣言——重慶疏散 人口——鼓浪嶼事件——國共合作問題

全國生產會議於五月七日在重慶行開幕禮，十三日閉幕，並發表宣言。宣言中的所說明的要點，約分三項，即區域經濟計劃的釐訂，國營事業與私營事業的配合及農村經濟的救濟。這三項生產方針，在戰前早經實施，但該會認為過去不行，其原因在「牽於內憂外患」。現在呢？「抗戰既興，全國統一，內憂既已消釋，外患亦陷泥沼」。簡單的說：這個意思就是在打仗的時候的生產，反較方便，至於宣言中其他所說明的各點，在理論上是毫無瑕疵的。

從實際方面看，現在要談增進生產，是一件極困難的事。假設我們要在四川辦一個紡織廠，第一個困難就是資金問題。一個最小的紡紗廠，僅僅有一萬紗錠，資金就得二百萬元，這就不容易籌措。假設資金不成問題，第二個困難就是如何裝運機器。這種機器是很重的，而容積也很大。現在輸運軍火尚且有許多困難，對於不急用的機器當然更困難了。假設機器也沒有問題，第三個困難是廠屋問題。廠屋需要大量的鋼骨水泥玻璃，其中鋼骨水泥都是建築軍事防禦工程最要緊的物料，能不能移作廠屋之用呢？假設廠屋也沒有問題，那們空襲的危險如何避免呢？在目前情形之下，建造一個廠至少要一年的工夫，但是一秒鐘的時候，就可被炸彈摧毀了。因為這許多的困難問題，無從解決，所以儘管空喊「內地去辦生產事業」，但是內地何曾有新的生產事業，倒是上海租界裏的新興小工業，恰正如雨後春筍！

談到內地生產，我們想起某實業界聞人在廣西所說的幾句話。他說：「我是向來不會講話的，但是諸君一定要我講幾句話，那們我只有講幾句老實話，可是老實話是當然不會動聽的，這就要諸君原諒了。你們廣西的抗日精神，是我所最欽佩的，但是你們的生產基礎太不行了。我敢說：一年後你們新做軍服，恐怕夾有日紗了」。現在上海本廠織的布，還不多是日紗嗎？

簡單的說，社會安定才能生產，但是並不是說戰時不能生產，不過在這偏僻西部各省，在戰時要創造新興生產事業，却是困難萬分，可是「抗戰工作所需於物力的供應，至為浩繁，而最近勝敗的關鍵，尤視經濟物質之能否長期支持」。但是生產很困難，而戰時的需求又刻不容緩，這就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了！

五月間上海法租界及公共租界當局發表一聯合宣言，大意謂租界內的人民，凡從事政治活動者，一律加以驅逐出境或取消其庇護特權，以保持租界之中立地位云云。在這個中立宣言發表之前，租界禁止懸掛黨國旗，後經當地磋商，以每年九懸旗八日了事。外交部雖進行交涉，在目前情形之下，當然沒有結果。在這個宣言發表之後，又有英美商辦的華文報紙，因登載蔣委員長在生產會議的訓詞，致受處分的事。這幾件事的經過，大家都已知道，當然也用不着贅述了。

許多人覺得上海租界當局的措置，太奇特了，因為在國際形勢好轉

聲中，怎樣他們反而如此遷就日本呢？又有許多人發表規勸租界當局的言論，好像租界當局不審利害，非加提醒不可。其實這都是不對的。

我們有一根深蒂固的錯誤觀念，以為我們為正義抗戰，英美等國必然會援助，其實各國在遠東的基本政策，是保護他們的商業，為什麼要來幫助我們抗戰呢？又有人說，英美為保護他們利益起見，也應和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上。但是英美在華的商業，都已在日本勢力範圍之內，他們為保護利益起見，自然不得不對日遷就一點，那有同我們站在一條戰線之理？

現在歐洲局勢更為嚴重，國際形勢只有轉壞却並非好轉。根據各國對華的基本政策，上海租界當局的措置，也一點不必感覺奇特，特別關於處分英商華文報紙，是奉着英大使的諭示，自然是經過一番斟酌，正也用不着我們規勸。但是滬租界的情形，就是各國對華態度的一個縮影，我們還是看一看眼前的事實，不要再抱那種渺渺茫茫的國際援助的樂觀。

重慶自經日機轟炸之後，就積極疏散人口，據說數日之間，疏散約二三十萬人，現在當然還在陸續辦理中。據衛生署署長顏福慶氏的談話，五月三日及四日兩天的轟炸，死者約五千人，傷者約兩千人，房屋炸損為二千三百九十一所。以後日機又往轟炸，據外國通訊社所傳，謂死傷僅三百人。死傷三百人，而用一個「僅」字形容，也就夠悽慘了。

顏氏又說此次中國作戰兵士，傷亡數在一百萬之上，又孤兒有六百萬之多，概需政府救濟，逃亡人數約五千萬，其中一千六百萬則皆流離失所。現在好像是不宜談生民的疾苦，因為這是在「示弱」，就是談生民疾苦，也只能限於淪陷區內，不過這却是不妥當的。

這班流亡的人民，當然要政府救濟，但是政府的力量有限，流亡人

民却愈來愈多，這實在要無法救濟了。那們人民為生計所迫，自然難以守法，於是社會的秩序就難安定，社會不安定，抗戰的力量就削弱了。同時流亡人數增加，在政府方面不僅收入減少，並且要增加負擔，這也是不利於抗戰，所以難民實在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們是不能把「犧牲愈大收穫愈大」及「人民精神更趨堅強」等等詞藻掩飾的。

鼓浪嶼的事件，雖經英美法水兵登岸但是仍沒有什麼結果。這次日軍在鼓浪嶼登陸，原係一種試探性質，作為壓迫上海租界的先聲，所以英美法三國對於鼓浪嶼事件，也就不得不採取較積極的辦法了。

有人認為這是英美法聯合制日的先聲，這是未免失實。英美等國的政策，是在可能範圍之內，保護其在華權益，在這一點他們的行動是一致的；同時他們在保持所謂中立地位範圍之內，也儘量限制租界華人的行動，以應日本的要求，關於這一點，他們的行動也是一致的。

國共合作，在我們本來認為這是中國統一的象徵，特別在抗戰期內，更不容有什麼懷疑。但是使我們驚異的，就是在重慶方面，竟有很激烈的攻擊言論。據五月六日在重慶出版的「民意」周刊，內云：「韓復榘不顧從軍令該斬，可是現在有許多人的行徑有甚於這個罪該萬死的韓復榘所做的，如割據地盤自成「邊區政府」，自立法律，破壞國家法令。還有許多假借游擊為名，擴充勢力其實的不良分子，這些都是破壞統一的行為，言論界應該明白加以指出並應不客氣地加以糾正」。

最近延安出版的解放雜誌，也露出不少猜忌中央的話，究竟如何，局外人也無從知悉。我們認為中央方面如果並不反對反區政府，最好是容重慶的雜誌有這種表示，否則一般民衆勢必認為又要有什麼花樣了。

專載

與客論國際關係

力菴

客：上次同老兄談論反侵略陣線，暢快極了，所以今天又來找你談談。

主：好極了。歡迎，歡迎。

客：我覺得國際間的關係複雜極了，好像一幅光怪陸離的圖畫。國際間的忽友忽仇，時親時疏，真不知道玩的是什麼一套把戲。一件事情發生之後，我常常翻閱各報，但是各有見解，實在也無從斷定誰是誰非。說句笑話，不看報最覺心地太平，看一份報覺得有一定見解，看了幾份報就覺糊塗了。

主：這確是難免的。

客：你是研究國際關係的，請問你究竟有沒有辨別的祕訣。

主：這也談不到祕訣，不過如何觀察國際關係，確有一個簡單的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利害」兩字。如果我們能夠把握這個原則，那們對於紛紜複雜的國際關係，就不會感覺迷離恍惚了。

客：那們利害相同，兩國的關係就得密切了。

主：這確是如此的。我們可以記德意的結合來做一個例子。在歐戰發動的時候，德意本是同盟國，但是戰事爆發之後，意國反而幫助英法打德國。照我們想起來，它們結下這個怨仇，如何會結合起來呢？但是我們從「利害」去觀察，就可以明瞭了。德國的政策是要推翻歐洲的現局，意國雖是戰勝國，但是分得太少，對於英法很不滿意，也要推翻歐洲的現局，所以它們組成了一個軸心，現在更進一步成爲政治軍事同盟了。

客：照這樣看起來，德意間的關係，是十分可靠了。在英意訂立協定的時候，大家都猜測這是英國的手段，希圖把德意拆散，我看這是不可能的了。

主：我們還不能下這個斷語，因爲利害關係的性質，並不同定。今天兩國利害相同，固然可以做友邦，明天利害相反，又何嘗不能成爲敵國呢？

客：這豈不成爲反覆無常嗎？交友尙且不可如此，何況是國交哩！

主：（哈哈笑）這恰巧是相反。交友是出於道義，所以應該始終如一，國交是基於利害關係，利害相反，自然國交不睦。

客：我還是認爲國交要放在道義的基礎上，例如我們這次抗戰中，蘇聯付給予我們的援助，所以我們甯可亡國，決不能簽訂防共協定，做些對不起友邦的事。

主：（感喟地）老兄，我不能不說你是太糊塗了。我們不必問蘇聯究竟援助多少，也不必談應否簽訂防共協定，我們只從原則上講：亡國是何等的大事，難道我們能爲了人家的援助，就去「殉節」嗎？

客：不過這並不是我一個人的意思，我記得某報也說過「甯可亡國，不可丟人」的話。（少停）可是經你指出這個見解錯誤地方，我才明瞭了。

主：這種見解實在是很危險的。

客：你說國際間完全談利害關係，那們我可以舉一個例來證明你的。

說法並不可靠。英國同中國不是利害相同嗎？爲什麼英國不幫助中國打仗呢？

主：利害有輕重的分別。侵犯本國安全的害最大，次爲海外領地，再次是國外貿易。現在英國在華所受損害的，不過是國外貿易，同時在歐洲方面，局勢異常緊張，英國本身也感受威脅，權衡輕重，在遠東方面，英國當然不得不遷就一點。從前一向有人說，英國在歐洲方面準備儘量讓步，以便對遠東採取強硬態度，這是完全錯誤的。這種錯誤，就在不明利害關係有輕重的分別。

客：怪不得它們對華的援助『姍姍來遲』。

主：誠然。不過此外還有一個理由，就是利害還有緩急之別。俗語說：『火燒眉毛，且救眼前』。英美等國雖知日本勢力過分強大，不是它們之福，但究竟不是燃眉之急，況且中國是一個面積大的國家，近年來抵抗的力量也加強，決不容日本在短時期內能達到目的，所以其他國家儘有觀望的時間。

客：照你說起來，國際間的友仇親疎完全看利害關係而定，難道正義就毫不足道嗎？

主：一個人爲維護正義，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一個不相識的人，這已經是一種不可多得的義舉。如其說要一家的共同做這一件義舉，則父子兄弟之間的意見各異，就很難實現，何況是一國呢？

客：孔子曾經說過一句話：『春秋無義戰』，你說這句話是不是偏激一點。

主：一點不偏激。豈但是春秋無義戰，我們現在可以說，自古至今，普遍全球，沒有一個義戰的例子。

客：照你說起來，列強和我們的利害關係既不深，而它們又不曾爲正義而戰，那我們對於各國援助的希望是很微弱了。

主：誠然是很微弱。可惜我們『論界觀察國際情形，都不從利害關係觀察，他們只憑自己的希望做出優點。中國的希望當然是各國助華作

戰，於是他們就把國際上的行動，無一不視爲有幫助華作戰，例如某國的艦隊一調動，就認爲係對日壓迫，邊界起糾紛，又說是對日示威，這兩年來無一天沒有這種空氣，然而結果如何？又有觀察國際情形的，完全從個人的好惡而發，例如擁護蘇聯的，就認爲蘇聯在國際上的行動，無有不成功的；痛恨德意，就認爲德意在國際上的行動，無有不失敗的，這樣成見在胸，如何能觀察國際情勢呢？

客：據我看起來，國際間的親疎友仇固然要看利害關係，但是近年來却有一個新的因素。

主：倒要請教。

客：這個新的因素就是國際間的陣線。現在德意日聯在一起，這是一個獨裁陣線，英法蘇聯在一起，是一個民主陣線。獨裁陣線所採取的是侵略行動，所以又可以叫做獨裁侵略陣線，民主陣線所採取的是和平政策，所以又可以叫做民主和平陣線。這樣一來，國際間的關係，就不必談利害，只要是民主國家！民主國家當然是和平的！就都可以聯在一起了。

主：絕對不是這樣。所謂獨裁，所謂民主，都是國家政體的名稱，這在國際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關於獨裁與民主的劃分，根本上是不妥當的。我先問老兄，蘇聯是民主國嗎？

客：（少停）不是，蘇聯的國政握於史太林一人之手，是一個獨裁的國家。

主：那們日本是獨裁國嗎？

客：是的。

主：那們日本的獨裁者是什麼人？

客：這倒沒有……我就承認日本不是獨裁國，但是這樣一來，這個陣線豈不是凌亂了嗎？

主：如果我們一定要把這七個強國分類，依照他們政體而言，獨裁陣線

應該包括蘇德意，民主陣線應包括英美法，至於日本則介乎兩者之間，而較近於民主。

客：照這樣看來，我們還不如簡單的稱為和平與侵略陣線。我想把德意日三國稱為侵略陣線，英美法蘇稱為和平陣線，這再妥當也沒有的了。我還得特別指出，其中的蘇聯實在是世界和平的砥柱。

主：（很鄭重地）老兄是被盲目宣傳所麻醉了。蘇聯和外蒙訂立互助協定，把外蒙當作獨立國看待，這不是侵略行為是什麼？

客：我倒忘記了！

主：可是這個協定是二十五年三月十二日訂立的，距今還不過三年呢！大家早把這事忘得乾乾淨淨，還在夢想蘇聯會援助我們！

客：不過他們對立的實際情形是不可否認的。

主：他們對立的情形，並不確定，例如蘇聯最近和德意兩國訂立商約，就可以明瞭了。

客：照這樣看起來，和平和侵略陣線也是很模糊了。

主：根本是沒有什麼陣線的，這不過是國際上的一個分類。這個分類的名詞，雖不恰當，但是所謂民主和平等類名詞，却成為宣傳的資料了。英法固然是聯在一起，美蘇何嘗在一起，至於英法聯在一起，其目的又豈在保持其民主政體？現在日本進攻我國，其目的難道是推翻中國的民主政體不成？總而言之，還是不出特賴國際的那一套。在前清時代，中國的外交政策，是想給德與甲以制乙，其結果是甲乙皆得利益。現在呢？却想依附陣線來制日，這是絕對無效的。

客：（失望地）原來陣線是這樣不正確的理論，況且還是特賴國際的失敗主義。我想我們來談一談國際上紛爭的理由，你說好嗎？

主：很好很好。

客：我想國際上的紛爭，都不過是少數國家不顧正義專好侵略所致，如果這少數國家能放棄侵略企圖，那們世界上就會和平了。

主：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如果一國從事侵略，我們必須進一步研究為什麼要侵略。從大體說，侵略的主因有四項：第一是人口問題，第二是原料問題，第三是市場問題，第四是國家榮譽問題。

客：人口問題是怎樣？

主：大致人口增加而食糧不足的時候，國內勢必發生騷動，如果要避免國內騷動，那就得對外發展。

客：那們原料問題呢？

主：如果原料不足供工業需要，其勢必向外尋求屬地，以解決此項問題。

客：我認爲這個理由是不充分的，因為任何國家都希望把原料輸出，工業國家儘可購買，爲什麼要擴張呢？

主：不過有許多國家都認爲擴張比購買來得合算，這又有什麼辦法呢？

客：在平時，原料問題，誠然不十分嚴重，不過在戰時却不同。如果某國所需的原料，特別是有關軍事的原料，設有受人壟斷之虞，那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客：原來如此。那們市場問題呢？

主：在一般情形之下，市場自以自由競爭爲原則，競爭的最大目的，當然是獨佔，如果在經濟方面不能達到獨佔的目的，那們自然趨向到利用政治手段了。

客：我認爲這三個問題，並不是一定要靠戰爭來解決的。一國人口增加之後，本國所產的食糧不夠，但不妨使國家工業化，用它的商品來換取食糧和原料，豈不是大家各得其所嗎？

主：誠然。不過人類的本性是貪得無厭的，所以這種辦法並不動聽。如果一國可以擴張一塊土地，來移植它的人民並控制市場原料，它當然是希望擴張的。這就聯帶到國家榮譽問題。開疆拓土，這是人類固有的天性，這個精神上的滿足，要較物質上的條件，還要來得重要。

客：（微笑）老兄的話，倒像在替侵略國辯護。

主：絕對不是這樣，當然老兄所說的也是開玩笑的話。……如果一國是強國的話他們當然不必管鄰國的需求，鄰國如有騷擾邊境情事，儘可痛加懲勦就是了，但是一國是弱國，鄰國是強國，那就對於強鄰的需要，不得不設法加以相當的滿足。

客：但是鄰國需求無厭呢，我認爲還是拒絕爲妥。

主：這就談到V國的道理。一國如不發奮圖強，它退讓也是亡，抵抗也是亡。我們決不能希望讓與一點權益，或是抵抗一下就可以保全國家的生命。就中國而言，這幾十年來，讓與外國的權益也不少了，抗戰也有好幾次了，但是國家的危殆却更甚了，這個內在的原因，就在內政的不修。

客：如果一國內政修明，那們就決不會滅亡了。

主：那也不盡然。如果內政修明，但是國土太少，遇到強大的國家來侵略，還是不免滅亡的。

客：那門世界上太沒有公理了。

主：是呀！現在還有許多人說『公理戰勝強權』，殊不知國際間的關係，完全是強權，那裏談得到公理？

客：你的話却太奇特了。例如歐戰就是『公理戰勝強權』的例子。現在我們爲正義抗戰，所以必勝，日本師出無名，就勢必失敗了。

主：所謂『公理戰勝強權』，原是戰勝者裝點門面的話，我們不可相信，其實兩國交戰勝敗的決定，完全看力量的強弱，這却不關理由的充足與否。

客：但是世界上的公理究竟不能泯滅的。

主：談到公理，這解釋就很難確定。例如虎吃羊，在羊的一方面講，無故被噬，這是老虎違背公理，但是在老虎一方面講，天生丁爪牙不吃羊怎樣可以飽呢？所以吃羊又是理之所必然。國際上的關係，也逃不了這弱肉強食的公理。

客：（微笑）我倒又要說你在替侵略國辯護了。

主：如果我是中國的外交代表，我對外演說，當然是鋪張我們正義的立場，但是我並不是外交代表，談話的對象又是國人，所以我必須說老實話，讓大家警惕。（少停，歎息）可惜大家還沈醉在這種『公理戰勝強權』聲中，可是近年來阿比西尼亞，奧地利，捷克，和阿爾巴尼亞都相繼滅亡了，這都是眼前的例子，但是大家似乎只能痛罵德意一頓，如果有人說國際上本來沒有什麼公理，只有弱肉強食，我想這人的罪名，決非僅僅是替侵略國辯護而已。

客：照這樣說起來，我們還是要自力更生，什麼國際正義公理都是靠不住的，就是有利害關係，也是不能持久的。

主：正是這樣。在民國初年的時候，大家都說『優勝劣敗，弱肉強食』，這是大家都有一種警惕自己的表示。可是現在呢？我們所歌頌的『國際正義』所希望的是『援華制日』，這種特賴性的表現，實在是太可怕了。

客：（默然沉思）……

主：你想這個意見怎樣？

客：很是很是。

主：我們還要討論什麼題目呢？

客：談得太久了，下次再來談罷！

主：歡迎，歡迎，再會，

客：再會。



日本通貨膨脹的發展

張顯之

在中日戰爭初起的時候，許多人預料六個月內，日本的經濟一定崩潰，現在已由事實證明不確。本篇對於日本通貨膨脹的情形，作一詳盡的探討。其中述及通貨雖然膨脹，但是最近日金還能勉強維持一先令兩便士的匯率，生活提高也不過百分之十五，可見日本雖然感覺困難，却並不如一般人懸想之甚。吾人估計一切力量，必須基於確實的情形，本篇所給予我們的，就是一個確實的情形。 編者

日本的通貨膨脹，雖在去年年末纔開始引起日本朝野的論爭和重視，但其萌芽實早在七七事變直前。從九一八事變後發展下來的日本通貨膨脹之惡性化，在當時已立於重大的歧途，如不能進一步力求預算的均衡，從穩健的經濟政策去謀補救之策，結局只有踏入新的冒險。七七事變於是爆發了。

在事變的初期，日本的存貨還很豐富，公債的消化還算順利，物價的抑制也相當奏效，所以能從這三方面緩和了日本通貨膨脹的速度。但戰局的延長擴大，已逐漸改變了上述的情勢。到了現在，日本政府雖還可以勉強強要出樂觀的態度，但事熊之不能再事放任，已無法掩飾，至少已是不能不急謀對策的時候。

所謂通貨膨脹，原是通貨與物資的平衡關係。換言之，即二者的平衡失調。試先就日本通貨的膨脹情形來看，一九三六年一月的日銀紙幣發行額為十四億一千五百萬日元，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增到十四億八千二百萬日元，即其膨脹率不過四%（增加六千七百萬日元）。但一九三八年一月的發行額突增到十八億七千七百萬日元，即比較一九三七年一月膨脹了二六%（增加三億九千五百萬日元）；到本年一月的發行額二十

二億三千五百萬日元，又膨脹了一九%（增加三億五千八百萬日元）。如僅就七七事變當時與現在比較，共增加七億六千一百餘萬日元，膨脹率竟達五一·六%。這些不能不說是通貨膨脹惡性的徵兆。

第一表 日銀紙幣發行額（百萬日元）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一、四一五·一
一九三七年一月	一、四八二·二
三月	一、四〇六·九
七月	一、四七四·〇
九月	一、五一八·四
十一月	一、六六七·四
十二月	一、九三五·九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八七七·六
三月	一、七七七·〇
五月	一、七八五·八
七月	一、九〇三·九
九月	一、九一一·四
十一月	二、〇二七·三

十二月 二、二五四・一
 一九三九年一月 二、二三五・六
 二月 二、二三七・二

以上僅就日本內地的情形而論。此外如小額紙幣的增發與朝鮮台灣
 的通貨膨脹，也同樣的不可忽視。小額紙幣由一九三六年末的一千餘萬
 日元，增到去年年末的八千八百餘萬日元，鮮銀紙幣由一九三六年末的
 二億一千餘萬日元增到去年年末的三億二千一百餘萬日元，台銀紙幣由
 七千九百餘萬日元增到去年年末的一億四千萬元。三項合計增加二億
 五千萬元，即其膨脹率達八三・一%。

第二表 日本小額紙幣與鮮銀紙幣發行額(千日元)

年	小額紙幣	鮮銀紙幣	台銀紙幣	合計
一九三六年	一〇、九三三	二〇、六三三	五、二七〇	三三、八三六
一九三七年	一〇、九五五	三三、九五二	二二、三三二	六七、二三九
一九三八年	八、八八八	三三、九七七	二四、二二七	六七、〇九二

去年年末日銀紙幣發行額達二十七億五千四百萬元，從其中減去
 鮮銀台銀的發行準備，則其流通額為二十四億七千四百萬元，加上去
 年年末的小額紙幣與鮮銀台銀紙幣的數額，共達三十億二千四百餘萬日
 元，像這樣顯著的膨脹，無論如何，不能樂觀。(關於偽滿華北發行的
 偽幣以及淪陷區內的日本軍用券等暫置不論)。

二

如果通貨的膨脹是伴著生產物量的增加，母甯是一種好現象。但日
 本的現狀顯然不是這樣。前在拙著「日本物資窮乏的意義」一文中，已
 從統計方面指出日本的存貨減少，輸入減退，與生產停滯。關於存貨與
 輸入兩方面，不再贅述。這裏僅就日本生產力一項，略加補充。

根據最近入手的數字，日本的工業生產指數，在去年十月十一月已
 漸次回復了前年同期的數字。到十二月更微弱的上昇。如我們考慮到不
 召內閣之注重生產力的擴充，這個上昇的趨勢或可保持，但我們還要從

以下幾方面去分析比較。

第一是日本工業生產指數的增加率。先將一九三六年一月與一九三
 七年一月比較，其增加率為一六%。但一九三七年一月與一九三八年十
 二月比較，這兩年的增加率僅一五%。(這其間一九三七年一月至一
 九三九年一月間的日本通貨膨脹率是在五〇%以上。)日本今後將努力
 擴充生產力，或許可以促進生產。但他的前途仍橫著物資缺乏與勞力不
 足的困難，所以不能有過大的期望。

第三表 日本工業生產指數

一九三六年一月	一三四・五
一九三七年一月	一五六・六
三月	一七二・六
五月	一七二・九
七月	一七二・一
九月	一六五・〇
十一月	一七七・八
十二月	一七六・二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六一・二
三月	一八〇・二
五月	一七六・一
七月	一六六・四
九月	一六八・〇
十一月	一七四・六
十二月	一八四・六

其次，生產品類與通貨膨脹的關係也并不一樣。軍需品多由生產者
 直接的渡交消費者，經過一次的流通過程，即從流通界消去。故與流通
 界中停滯的通貨相對應的是消費財。但日本近年來的工業生產剛好在這
 方面是跛行的發展，即軍需關係品的生產雖然增加，但消費財的生產則

被抑制減產。今以一九三七年一月的日本消費財的生產指數作一〇〇，到去年九月已降到八六。存貨方面也是一樣。去年末的食料品比較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數量上減少二七·六%。在金額上減少二六·六%。去年末的衣料品比較一九三七年六月，在數量上減少一六·五%，在金額上減少三五·五%。（請參看拙著「日本物資窮乏的意義」的第四表與第八表）至於日本的生產力擴充的方面，目前當然首先注重生產財與軍需部門。消費財不僅沒有增加的希望，反有再被犧牲減少的可能。

第三是日本的物資需要與潛在購買力的增加，相對的使物資的供給更形缺乏。例如日本本年度的總預算八十六億七千五百萬日元（實際額）之中，軍事費三項合計六十四億二千萬日元，一般會計預算中行政費十一億日元。這些大部分都是物件費，至少當在七十億日元以上。日本預算的主要財源是公債。而公債的消費，大部分是交金融機關承銷。但銀行承銷的公債只表面的消化，這與直接向國民推銷的效果不同。因為銀行的存款（尤其是活期存款）不過是國民一時放棄其消費權，這種潛在購買力儘有轉化為購買力（即提款）的可能。至於去年的日本存款的內容，定期存款與活期存款是同樣的增加。但定期存款（典型的長期資金）所佔的比率，不及全數的一半，僅佔四七·七%，比較一九三六年的五〇%與一九三七年的四八%還要減少。活期存款與特別活期存款合計二九·五%，比較一九三六年的二六·三%與一九三七年的二八·四%則增加。

三

由於上述通貨與物資的不平衡，與物資的需給不平衡，日本的物價自然隨之騰貴。尤其是本年春初，物價問題格外引起日本各方面的憂慮。公定物價的商品則暗盤盛行，價格自由的商品則繼續騰貴，其及於國民生活的影響也不輕。

根據日本銀行的物價調查，七七事變以前（即一九三七年六月）的批發指數為二三八·三，至本年一月已昇到二五九·〇，即騰貴了八·三%。零售指數由戰前的一七一·四昇到本年二月的二一四·一，即騰貴

了二四·三%。其間英美的物價指數（批發）恰好相反，英國由一九三七年六月的一二七·三降到本年一月的一〇九·〇（減少一四·四%）；美國也由一二九·四降到一一六·四（減少一〇%）。這證明日本的物價騰貴是基於國內的因素。

第四表 日銀物價指數

批發	零售	
一九三七年六月	二三八·三	一七一·四
一九三八年一月	二四五·三	一八四·六
二月	二四九·三	一九〇·四
三月	二五一·五	一九二·七
四月	二四六·八	一九七·六
五月	二四八·九	一九七·六
六月	二五四·三	一九六·九
七月	二五四·三	一九九·三
八月	二五一·八	二〇三·一
九月	二五一·八	二〇四·三
十月	二五二·五	二〇七·八
十一月	二五三·八	二〇九·七
十二月	二五五·一	二一一·九
一九三九年一月	二五九·〇	二一一·二
二月		二一四·一

日本的物價騰貴反映到國民生活，已使日本勤勞大眾的生活費相當提高。根據日本內閣統計局的調查，本年一月比較一九三七年七月，勞動者的生活費提高了一四·六%。

第五表 日本的生活費指數

勞動者	月薪生活者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九三八年一月	一〇四·四	一〇四·二
二月	一〇五·八	一〇五·五
三月	一〇六·八	一〇六·三

四月	一〇八・〇	一〇七・五
五月	一〇八・三	一〇七・七
六月	一〇九・〇	一〇八・四
七月	一一二・二	一一一・六
八月	一一三・三	一一二・七
九月	一一三・二	一一二・六
十月	一一三・二	一一二・五
十一月	一一三・〇	一一二・一
十二月	一一三・四	一一二・六
一九三九年一月	一一四・四	一一三・五
二月	一一五・三	一一四・六

自然日本的物價騰貴率不及通貨膨脹率，也不是任何物價一律上騰。但由物資供給的不平衡所加於物價的重壓，在日本惡性通貨膨脹發展的過程中，始終是一個嚴重的問題。物價的騰貴，即通貨價值的下落，初時雖僅由供給平衡已喪失的局部的商品部門推進，可是隨着紙幣流通法則的般進破壞，它儘有一漸化的可能。

惡性通貨膨脹時的通貨(不紙幣)減價過程，在國內是促成物價騰貴，在國外則誘致外匯跌落。歐戰時的法德等國便是如此。故有人將膨脹率降低作為惡性通貨膨脹發展的標識。現時就有一部分日本人因此樂觀，以為日本的外匯只要能夠維持，現時乃至今後都不必顧慮惡性通貨膨脹的發展。其實這不過是時代錯誤的思想。因為他們忽視了自由經濟時代與統制經濟時代的區別。外匯在嚴格的統制之下雖然不至動搖，但惡性通貨膨脹仍有發展的可能，只要其國內的因素存在。通貨膨脹所引起物價騰貴，直接影響於輸出貿易，同時因有外匯管理，間接使輸入貿易縮小。這便遲早會發展為外匯的崩落，再由外匯崩落轉而促進通貨膨脹的惡性化。

四

基於以上的分析，可知日本的惡性通貨膨脹是由通貨的膨脹與物資

的減少兩方面所促成。雖然日本的物價還沒有一般的上昇，而其上昇率也不及通貨膨脹率，雖然日本的外匯在嚴格的統制之下還能勉強維持一先令二辨士的匯率，但這些都不能否定日本惡性通貨膨脹發展的根據。至多只能說日本的惡性通貨膨脹還沒有發展到最後的階段。

歐戰時法德的惡性通貨膨脹的激化，不是在戰時而是在戰後(一九二二年六月)。這一點很可以供參攷。試以法國為例。法國雖是戰勝國家，沒有像德國那樣負龐大的賠款，但因外債難舉，與德國的賠款停頓，而一切戰後的復興事業又使戰時以來的財政膨脹不得緩和，徒然增發鉅額的公債，終於誘致破滅的通貨膨脹，演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日本今日的處境非常與此類似。所不同者惟視對策的運用而已。

日本政府在第一七十四次議會的答案中雖有意迴避問題的中心。但直而實際情勢的發展，無論如何，他們已不能不急謀對策。綜合日本各方面意見，大概可以歸納為以下數點：

- (一)一切對策將歸結於統制的強化。
- (二)關於生產財方面，已實行事業資金的調劑與重要物資的配給統制，一面又有生產力擴充計劃。但消費財方面，則問題較多，今後將在這方面力謀統制的澈底。
- (三)調整物資，抑制物價。
- (四)振興輸出貿易，改善國際收支。
- (五)實行強制存款，努力推銷公債。(即借入國民購買力的一部分)
- (六)增稅與稅制改革問題。(即徵收國民購買力的一部分)
- (七)提高保證準備的發行限度。這不過是追隨通貨膨脹的政策，與防止通貨膨脹的對策體系無關。
- (八)在物資已大告不足的時候，僅從純粹經濟的對策未必能防止惡性通貨膨脹。故日本今後大有從軍事，外交，政治各方面講求對策的可能。

以上關於日本惡性通貨膨脹的對策，已大體指示其方向。對策的運用，是否得宜，當然也有關係。但這一點只有留待事實的演進和證明。

英國金融財政經濟的面面觀

莫非

一、弁言

英國國民經濟，自去年受着美國經濟再度恐慌及國際政局不安之影響，已日漸趨於沉滯的狀態。從金鎊的對外匯比率而言，其低落程度，實為一九三一年英國放棄金本位制度以來所未有。黃金的外流，去年三月至十二月共達二億九千九百萬鎊之巨額。其中除流入二億三千九百餘萬鎊外，仍損失淨額六千萬鎊。英國外匯的低落及黃金的外流，都可以說是受了美國週期經濟恐慌的波及及去年二月奧國事變，以至九月的捷克事變所影響。

國際局勢經過一度再度緊張之後，仍不免於再度擴張軍備，準備戰爭。英國鑑于一九一五年德國重整軍備之後，也於翌年開始整軍經武，尤其是一九三七年三月張伯倫(其時任財相)向國會提出國防白皮書，要求通過五年擴充軍備計劃，該項國防經費總額共十五億鎊，分五年施行，每年平均佔三億鎊，已屬空前膨脹。但是根據本年四月廿五日財相西門的報告：去年度海陸空軍經費共計去三億八千二百萬鎊，連同糧食的儲存和防空的設備費，共達四億鎊之多。而今年度的國防費共達六億三千萬鎊，這近數目已超出一九三七年張伯倫白皮書計劃中經費之一倍。

軍費膨脹，必然形成歲出預算的增加，那麼填補歲出超過歲入的平衡預算的辦法，就是開源。開源之道有二：多發公債和增加稅收。前者足以形成惡性的通貨的膨脹，但在準備基金充足的英國，當不致陷於極大的危機，但是這與英鎊外匯比率降低不無關係。後者的增稅問題，亦可分為兩途：即從直接稅與間接稅兩面徵收，從直接稅徵收，適足以促進國內資本之逃避，而減低國內投資，間接稅的增加，則為增加一般消費者的負擔。此均足以影響一般國民經濟的沉滯。

二、英鎊動搖與黃金外流

英國自一九三一年放棄金本位而採取通貨膨脹以後，國民經濟漸漸的由經濟恐慌的深淵中回復過來，英格蘭銀行的存款，也就日漸增加，英鎊地位，益趨鞏固。但自去年以來，英鎊匯市，突然呈現與歐洲局勢一樣動搖狀態。茲為明瞭起見，僅將去年一年來的英美匯率列表如下(每鎊合美元數)

月份	最高	最低
一月	五、〇一三	四、九九二
二月	五、〇二七	五、〇〇七
三月	五、〇一八	四、九五二
四月	五、〇〇一	四、九六一
五月	四、九九五	四、九二九
六月	四、九七五	四、九四四
七月	四、九五八	四、九一三
八月	四、九〇五	四、八五八
九月	四、八五四	四、七〇五
十月	四、八二〇	四、七三三
十一月	四、七六〇	四、六二八
十二月	四、六九五	四、六四四

由上表看來，可知英鎊對美元匯率，自三月起就已開始低落，此正適值奧國事變發生，歐洲人心惶惶，故三月至九月間已無法回復至五元以上了。尤其是九月捷克事件嚴重的時候，英美匯率之降落，突然跌到四元七角零五。明與會議之後，十月雖稍呈回復，但到了十一月突然又低到四元六角二分八，這種低點，實為英鎊貶值以來的最低紀錄。原來依

據三國貨幣協定及最近由英美商約的規定，英美匯兌的平價為四元八角六分七，但是去年十一月份竟跌至四元六角二分八，實在就是英美匯率已失了他的平衡性，也可說是英鎊地位動搖的表現了。

然而英鎊何以而趨於如此動搖呢？這是國內國民經濟一般情形，及財政現狀與黃金外流均有莫大的關係。

試就黃金外流而言，國際資金的移動，可說是直接波動匯市的最大原因。自一九三七年九月謠傳美元貶值以後，直至本年三月底止，紐約資金紛紛向倫敦逃避，所以英國匯兌平準基金乃自二億七千九百餘萬鎊激增至二億九千七百八十萬鎊，故英美匯率亦漲至二月中之五元〇三分七之最高峯。及至三月，德國併奧，國際形勢，頗呈緊張，倫敦資金遂復返流紐約，五月間法郎調整漸見成功，原在倫敦之法國逃資，又復還流巴黎。此時英國匯兌平準基金喪失之數額，達六千五百萬鎊之多。及至八月，捷克問題緊張，二次大戰，大有一觸即發之勢。當時人心惶惶，爭購黃金，倫敦金價，拉搖直上，(自六月之六八八·五六漲至一七〇九·六九便士)于是引起倫敦資金之紛紛流美，而英美匯價遂即突破四元八角六分七之比率。九月卅日羅尼里協定成立以後，更降至四元七角二。此二月中英國黃金之輸出，為數達一億五千萬鎊，其中除一部份為窖藏黃金外，餘皆為匯兌平準基金之黃金。故自三月底至九月終為止，英國資金之逃避，約值一億六千五百萬鎊。其後至十月下旬，倫敦資金

，仍因國際形勢不安而繼續流美。至十一月時金價飛騰，當英鎊對美匯率慘跌至四元四角三的時候，倫敦金價竟飛達一千八百便士之空前的最高紀錄。故自三月底至十二月十五日間，匯兌基金因維持英鎊所流出的黃金，總數達二億九千九百萬鎊，其中流人之數，雖有二億三千九百萬鎊，但損失的淨額仍達六千萬鎊。這種黃金外流的激增，實在就是促進英鎊動搖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軍費膨脹的財政

說到英國軍費膨脹，本自一九三六年開始。溯自一九三五年三月德國廢止凡爾賽和約軍事條款，十月意阿戰爭發生，歐洲政局正在動蕩不安之中，一九三六年三月萊茵事件發生，七月西班牙內戰又起，迫得英國手忙腳亂，所以一九三六年的國防經費竟由一九三五年之一億三千七百萬鎊增至一億八千五百萬鎊。一九三七年二月英政府提出國防白皮書，要求十五億鎊的五年擴軍計劃，同年三月十九日，國會又通過「國防公債法」，但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日所公布的白皮書却說：「假定一九三九年為國防費支出最高的年份，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的五個會計年度所需國防費的總額，行將超過一九三七年二月白皮書中所提十五億鎊之數。」該項白皮書公布之後，接着便是東國事變發生，所以一九三八年度的國防經費支出已超過十五億的五年國防計劃數字。茲將英國歷年國家歲出及國防經費的數字列表如下 (單位一千鎊)

會計年度	歲出總額	國防費	防空費	補助主要公用事業及緊急消防費	預貯食糧肥料及石油費
一九一三	一六五、〇〇〇	七七、一七九			
一九一五	七七六、〇〇〇	一三七、〇五七			
一九一六	八三〇、〇〇〇	一八五、九八七			
一九一七	九〇八、〇〇〇	二七八、二六八			
一九一八	一、〇二〇、〇〇〇	三八二、五〇〇			
一九一九	六三〇、〇〇〇	四二、〇〇〇		九、〇〇〇	八、五〇〇
					五、〇〇〇

由此觀之，一九二九年的國防經費，比歐州大戰前一年的數字幾乎增加十倍，較一九三五年達五倍，為一九三六年之三倍多，為一九三七年兩倍多，較去年度也幾達兩倍。若再拿此項國防費與一九一三年歲出總額比較，幾達四倍。幾乎追及一九三五年的歲出總額。據本年四月廿五日，西門財相提出國防預算案時說：『本屆預算案的主要爭論點，供應事務的概算經費為六七五兆（每兆為一萬萬鎊，下類此），防空事務概算經費為四二兆，其中之七兆將出諸借貸，糧食儲存的概算經費為五兆，支出總數完全由九二二兆稅收中撥付。至於追加國防費用尚未列入其中。所以社會事務及內國費用，以及內部審計費所屬的龐大經費，在目前的情勢之下，這種費用已無能支出。依目前的賦稅基礎概算支出的總額為九八〇兆，現可以二二三兆供應本年度的國防費用，按國防費原定概算出諸稅收者，為二三〇兆，但本年度的國防費原定數字為五八〇兆，其中三五〇兆鎊以借款應付，二三〇兆鎊以稅收應付。茲因各項國防均經擴張，故其數字已增至六三〇兆鎊。今後尚將繼續增加亦未可知。』（見四月廿七日上海新聞報）

上面所列的軍事費逐年增加，尤以今年度所增加的數字，足驚人。此種軍費的增加，終非國家平時收入所能抵補，英政府有鑒于此，於一九三七年宣佈其整軍五年計劃時節，決定軍費的來源，在平時收入以外，另闢途徑。結果國家預算出入不能相抵。這種有意的使國家預算出入不敷，足以代表英政府財政政策的重大轉變，看其籌劃軍費一事，足見其已由平時財政走到戰時財政的道路上了。然而英國軍費的來源不外兩途：即增稅和舉債而已。

(一)關於增稅：一九三八年至一九三九年的預算決定自歐戰以來第一次重稅的增加，所得稅稅率由百分之廿五增至百分之二七·五，其他的多種間接稅包括汽油稅茶稅有內亦有增加。

(二)關於公債：英政府整軍五年計劃內規定四百兆鎊的國防公債。依據規定為根據，英政府於一九三七年舉債九百九十七兆鎊，並擬於一九三

八年至一九三九年再舉債九〇兆。同時政府並計劃上項國防公債於一九四二年後卅年內將本利還清。

但是今年度的國防費比較往昔特別龐大，故今年新基礎的稅收總額，計為九四二·六兆鎊，其中包括新增稅收二四兆鎊，但是單獨增加稅收尚不能使收支相抵，所以其餘的三八〇兆鎊，將以告貸方法來籌辦。總之，這些增稅和告貸（包括發行公債），直接間接就施諸於國民投資者，生產者及消費者的身上。我們要認識這種軍費對於國內所發生的影響如何，那末，就得從一般國民經濟狀況裏看出來。

四、國民經濟的沉滯

英國畢竟是老大帝國，戰後的經濟機構，實際上已趕不上埋頭苦幹的德國工業之迅速發展，尤其是趕不上德國國防工業的發展，所以英國工業生產仍是停滯在和平工業生產部門，對於國防工業生產部門，現在雖然以國防第一主義做出發點，但我們若從就業人數來看英國經濟機構的時候，當可證明英國國防仍落後：（單位千人）

	一九三七年六月	一九二三年六月
國防產業	二、二三〇	二、五一九
石炭	六九九	一、二二二
化學	二一七	一九二
鋼鐵	二五八	二六四
一般機械	五八六	五二六
汽車、自轉車、飛機	三三七	一七四
造船及其他	一三三	一五一
和平產業	六、八九二	四、五〇一
棉布	三六六	五四四
絨及毛織品	二〇四	二五一
衣織物	五六八	四三八

食料、飲料、煙草	五三一	四五五
製紙及印刷	四一六	三二七
建築	一、一一九	七三〇
運輸、商業	二、六九三	一、八五五
合計（及其他）	一二、三二七	一〇、一八八

由上表觀之，一九三七年六月國防產業的就業人數僅二百廿三萬人，尚不足一九二三年六月二百五十一萬人數目，只是和平工業的就業人數由四百五十萬人增至六百八十九萬人。可見英政府發表整頓國防五年計劃白皮書以後，對於國防工業的發展尚無若何影響。這正一面證明英國軍備落後，一面證明英國繼續以工商業支配其自治領及一部份的世界市場。

食料飲料煙草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增△減
原料及製品	四三一、一〇〇	四三一、三七八	•二七八
半製品及完成品	三一五、二三六	二四七、六〇三	△六七、六三三
	二七四、九〇一	二二三、八四二	△四一、〇六〇

關於輸入方面，只有食料、飲料及煙草的輸入增加，這是反映英國食料缺乏。至於其輸入品，去年都比前年減少，這正是反映軍擴財政壓抑下的英國國民生活痛苦，以致購買力的減低，輸出方面，各項物品都比前年度減低，特別是半製及完成品的減低最大，共計減少三千九百廿八萬鎊。輸出的減少，我們可以從兩面觀察：一方面是英國正從事擴充軍備，即將強化國防經濟的機構，把原有的和平工業生產部門轉向國防工業生產部門。可是關於此層，當國防工業設備未完之際，而和平工業生產活動，已經開始沉滯。這種生產活動沉滯與去年的黃金外流亦有關保。

再就一般工業生產指數而言，假定以一九二八年為基準指數（一〇〇）那末一九三八年七月為一〇八·七%，十月則上昇至一一〇·八%，十一月就開始低落為一〇八·二%，十二月更低落為一〇七·一%了。

上面我們已知道英國工業生產，仍以和平工業部門佔主要地位，這種工業生產的目的，一面是由國內找消費者，一面是向國外找市場，英國國內市場，不消說是帶有狹隘性的，所以一般工業物品的消費者，以自治領及國外佔最多數。所以英國對外貿易情形的好壞，實際就仍可當作英國經濟景氣的指標。現在且將英國兩年來對外貿易狀況列表如下：（單位千鎊）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增△減
三八、七七五	三五、九一一	△二、八六四
六四、六二九	五九、九二四	△七、七〇六
四〇四、六五六	三六五、三七二	△三九、二八四

五、結語

總而言之，英國國民經濟，自一九三一年放棄金本位之後，曾經過相當的回復。但自一九三七年底美國經濟再度恐慌之後，英國國民經濟亦被波及。於是再加以國際情勢的不安，人心惶惑，資金逃避，軍擴財政的膨脹，一面加重人民的負擔，一面形成通貨膨脹，故金鎊外匯的低落與對外貿易的萎縮，遂巧形成一個正比例。就今後的情況而論，我相信將來英國的財政將必步步艱難，而英鎊的匯兌將有再度疲乏的可能，國民經濟亦將更趨於沉滯呢。

譯著

戰時的日本

William Henry Chamberlain
野萍譯

戰爭無疑是社會變動的一個因素，也常時是革命的一個序幕。那末，日本在這十八個月來的戰爭中間，又是怎樣支持過來的呢？（日本政府便常時告誡人民，這次中日戰爭，不會很快結束，而且蘇俄如果實行援助中國，戰爭或許還會擴大下去的。）

現在到戰時日本人的，我想第一個印象，便是鎮靜與當惑。將我居住的東京來說，它的外觀，便沒有什麼絲毫變化。在新年裏，每家門口，都是照例裝飾着小松樹與日本橘子，孩子們，學徒和傭婦，也照樣在街心裏玩着毬板，踢着毬子。東京挺多的小店舖，像往常一般的做着生意。想買舶來的東西，確比以前困難得多，可是本地的菓菜和廉價的製造品，則像往常一般的豐富，現在購買日常用品，既用不着列隊等候，也用不着每人限制口糧。

我近來曾到離東京一十英里外的一區村莊，作了一度訪問旅行。在那兒，起初也沒看出什麼不尋常的地方來。農夫照常在地裏工作，直到我走進他們的屋子，再問起他們許多問題，我才看出戰爭給予了他們怎樣的影響。在某一個區域裏，人口總計四·五〇〇人，有一百五十人已調赴前線，內中八個已經陣亡。許多村莊，像城市一樣，現時有很多不便利的地方，不過還算不到全然的困難。譬如，醃蘿蔔的鹽就異常缺少。軍部強迫徵發的乾草與甜薯，給出的價錢還不夠本，因此惹起民間老大的不滿。在城市裏面，修理房屋的材料也很缺乏，製造品因為強迫的攪用粗劣纖維，和採用其他國產替代品，品質已經低劣得多，汽油的消耗，有一定的限制，所以，私人汽車幾乎整個的擱起，公共汽車則

簡直擠擁得可怕。

就是現在，平均日本人身受的苦痛，也沒有蘇俄人民，在第一期五年計劃時所受的利害。我在這兩個國家都居住過，情形是我親眼目睹的，我還疑心現時日本人民的緊張情緒，是否比今日的德意人民更大。

日本的政治、經濟、和思想，已經受到戰爭的鉅大影響。在政治方面，它的幾個最顯著的變化是：軍部控制國事的勢力，已變得十分鞏固；二十世紀日本政治的特質，某種程度的自由主義，已歸消滅；早已動搖的政黨威望，則再度的低減。

軍部操縱政府行政的工具，是全國總動員法。那是去年春天才通過的，議會裏雖則有許多自由派議員，發表了很多沒氣力的批評，可是沒有誰敢提出反對。全國總動員法，給予了政府無限的權力，它可以徵用產業，它可以禁止罷工和雇主聯合休業，它可以統制出產與國外貿易的逐一細節，它還可以用和議會商量，便對任何事情發出法令來。它的最末十九條條款，全是對付觸犯法律明文，與洩露動員秘密的罰款與拘禁的條例。現在全國總動員法還是一件一件提出實行的，不過全部實行的時候，怕也就在目前了。

去年秋天，穩健份子的宇垣大將，在五月近衛內閣改組以後，終於辭去了外相的職務，可說是主戰派決然影響的另一個證明。在海陸軍部和極端國家主義的團體裏邊，宇垣一選被指斥為「親英」為「屈膝」。原因是他和英國大使曾經談判過長江開放問題，日軍佔下中國鐵路之付息問題，和日軍繼續佔據上海公共租界問題。其實這許多談判，結果

還是沒一項使英國人滿意的。

柳川平助的設立與亞院——除掉外交而外，它是一個管理日本在中國一切活動的同等機關——是日本軍部統治它的新大陸帝國的另一個步驟。在過去，日本軍部的首領，領事館的官吏和日本商人，相互間有不斷的衝突與矛盾存在。

日本國內自由主義的消失，一部分是爲了慎重的必需而造成的。戰爭一開始，日本政府便逮捕了幾百個有過激黨與和平派嫌疑的份子。在這幾百個裏邊，拘禁了已一年多，等着審問的，最著名的人物，或許是左派政黨與商業組合領袖的加藤勸十了。要是誰敢公開批評戰爭，那他就要碰到同樣的命運。像尾崎行雄，（日本議會最老的議員，和言行一致的自由主義者），和 Torihiko Kawano（國際上著名的傳教者和合作社的組織者。）的沉默，並不就是他們贊同現在事變的表示。

有幾個以前還是左派和國際主義者的份子，現在完全變成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了。日本報紙上所宣傳的，共產黨的悔過故事，和他們在前線英勇的事蹟，或許是少宣傳得過份一些。不過將人民的情感，從對社會的極端不滿，一變而爲極端的愛國主義，從中產階級神祕運命的信仰，一變而爲日本神聖使命的信仰，這種心理過程，全不怎麼困難的。

我近來和一個日本朋友，討論中日戰爭，要是在戰爭發生以前，他的見解要不是屬於過激派，至少是屬於自由主義者的。我想，他說的不祇是代表個人；也代表了日本極大多數智識份子希望：「不論我們怎樣從一個理論的道德立場，來看中日的戰爭，我們事實上已經加入了；而且沒有方法折回。我們必須認清兩點。一次戰爭證明了日本應該被當作一個強國的權利，和戰爭給予我們的重工業一個發展的範圍與步驟，那在將來是十分重要的。還有，我們自由主義者，以前提出反對在中國採用強硬政策的幾個異議，——譬如西方列強有力反對的危險，——在事實上則全是認錯過慮。」

今日日本的議會裏，也沒有勞工或是社會黨員的反對團體。唯一有

這種可能性的是社會大眾黨，這個黨在戰爭爆發以前，是以軍國主義和溫和的社會主義，而逐漸得到人民的擁護的，可是戰爭發生了，它便迅速改變了方向。社會大眾黨裏有一個少數派，領袖是祇書（Mitsuharu Aono），這派早就擁護與軍部合作，理由是這許多壯軍人，全是有誠意的革命者，反對資本主義，而軍部是可以達到社會改革的唯一工具。這個少數派現在已經變成多數派了。它的反對派，要不是給它說服了，至少是不敢公然對反的。社會大眾黨的援助軍部，實現大亞細亞主義，也遠比政友會與民政黨來得積極，它原來祇要求社會的改良，現在却又加上了，東方民族解除西方資本主義的羈絆；日本在大陸上的前進，等等。社會大眾黨和議會裏的一個小組，由一個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瘋狂崇拜者的中野正剛所主持的東方會，這兩個團體，全是預備全心全力的來支持日本軍部的。政友會與民政黨和商業關係，比較密切，它們感覺到投資方面，利潤處理權方面，國外貿易與外匯方面，法律的限制，愈來愈利害了。

現在議會主要的功用，是作爲一個公開討論人民損害的法庭。在這個戰爭時期裏，對政府提出什麼共同的反對，是完全不可能的。不過，什麼漁業區域來的一個代表，儘可以在議會裏站起來，痛快淋漓的談些不傷脾胃的問題，像他的同行想得到正當材料，來補做魚網是如何的困難等等。一個大阪的代表，也可以談些鄉村工業，怎樣受到進口原料限制的痛苦等等，或是一個農民代表，將城市商品價目的高漲，馬匹的缺乏，訴苦了一陣。

當然，要是一黨專政的制度實現了，就是這樣無足重輕的批評，都會被禁止的。日本就要實現這種制度，已謠傳了很久，不過至今還沒有成爲事實。近衛內閣所以解體的一個理由，便是因爲內相末次信正，想組織清一色政府的緣故。使近衛辭職的其他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在軍部命令下，所感到的憤怒，另一個是他的財相，以前三井的總裁和有名的

理財家，在軍部極端份子的瘋狂批評下，所處地位愈來愈見艱難。日本的政變，從來沒有採取清黨的形式。結果他們總是馬馬虎虎的妥協了。

現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上，還有種抑制與平衡的勢力，那是不能和真正法西斯國家相提並論的。現在仍有許多重要大臣是穩健份子。像掌璽大臣湯淺倉平，和在英美有長久經驗的外交家，皇室大臣松平恆雄等都是。元老西園寺公爵的意見，還是多少被尊重的，所以他可以算得是一個反抗極端主義的勢力。當然，這許多穩健份子，在現狀下，不能有多大積極的成就。不過他們還可以不時的阻止一些過分造次的企圖，或是接受不太聰明的命令。

日本已經接納了法西斯的觀念，和歐洲的兩個主要法西斯國家，要不是訂了同盟，至少是已經有了一種諒解。不過日本就要採取歐洲法西斯國家的模型，來改造自己的政府，看來並不可能。兩種主要的成份，一個領袖和一個黨派，日本就完全沒有。在某幾方面，軍部可以滿足一個法西斯黨的條件。它的新兵都受到了多量的「政治教育」；海陸軍出版部印發了許多小冊子，推薦一種軍國社會主義者的制度，或者至少是高度調整的資本主義，作為救治日本經濟上的缺陷。可是在實質上講來，一個軍部是不能和一個人民大眾的黨相比的。日本的軍事領袖，除掉極少數的幾個以外，都是窮顯有現在的權力而不負責任，不願正式負起全部國事的重大責任的。

很多外國人都相信，軍部完全是依仗武力，才能把持日本的。這祇是原因的一部分，就像歐洲獨裁國家的鎮壓情形，並不完全說明他們的維持權力一樣。一九三一年的侵佔滿洲，（現在的戰爭，是這次侵略的不能避免的結果），就相等於一個共產的或是法西斯的革命。日本的進佔大陸，片面的廢棄九國公約，偏偏發生在日本經濟極度衰退的時候，在手工業工人等失業問題嚴重的時候，在農夫們受到農作物價格低落，與負債更多的雙重壓迫下難以喘息的時候，並不是什麼偶然的。軍部指示了一條衝開銷的沉路。如果你是一個氣餒了的工程師，在日本四處找

不到事做，軍部便給你在「滿洲國」管理建築鐵道的希望。如果你是一個年青農民，在你自己的村莊裏，簡直找不到田地耕種，軍部便舉出你在北滿肥沃的山谷裏，可以得到一大片出地的可能。如果你是一個實業家，大的或是小的，憂慮着沒有人來定貨。軍部便給你一個專門推銷日本貨的新市場的豫想。如果你是普通的人民，給許多使人胡塗的新思想和新習慣惶惑了的，軍部便給你建議一種舊式國民的信仰，和新式經濟的混合東西。

在一九三一年，日本的軍事領袖，多半沒有一個深思熟慮到。推翻了中國的滿洲領袖，張學良以後的許多關係，就像希特勒在一九三三年第一次勝利的時候，不能預料到有貝契台加登，哥特斯堡和明興的日子一樣。日本所以接受軍部的計劃，可說是本能的，不是意識的。不過這一點是應該承認的，日本的軍部不是一種電磁波，而是一個有種社會與經濟改革計劃的動力。

還有，軍部也並不缺乏一種操縱政治的野心。什麼時候碰上商業或金融團體，抗議什麼影響到他們事業自由的新限制時，軍部的發言人會即刻宣佈他們多麼沒有良心，多麼剝削，再是把軍部放在一個保護戰時孤兒寡婦，和貧苦階級的地位。有幾個日本人，暗地裏或者會想到：要是軍部採取另一種不同的政策，就可以沒有那許多戰爭造成的孤兒寡婦。可是，這是種「危險思想」，不容你洩露絲毫的。日本國內的階級區別，都傾向於鄉村敵視城市的形式。許多農人的極端憎惡年青軍官，就像那許多戰士憎惡城市裏的銀行家與資本家一般。

戰爭已經方式不同的影響了各階層。在軍火製造廠裏的熟練工人，在某幾種情形下，一個月竟可以賺到二三百日元的工資，——這在一個平均男工每日可以掙得兩元三角，女工掙得八角的國度裏，要算是很高了。全時這也是大學與專門學校畢業生，能夠全數得到位置的一個新紀元。在另一方面，小家庭工業則受到了很大的苦痛。因為縮減平時工業的結果，估計起來大概有一·三〇〇·〇〇〇工人失業。這種新的失業

工人，有幾個會被軍工工業吸收去；彈性的家庭制度，也會照顧家庭裏失業的份子，建築公路和防水工程也就要開始，這是當作一種臨時救濟性質的。

日本國內的人口很密，農民方面雖則已被徵調了一百五十萬或是二百萬（這數目字是推測的，因為日本對於軍事方面的一切，全保守得十分嚴密）。可是在出產方面，還沒有引起什麼嚴重的影響。今年收穫的穀物，據官方估計，比去年減少百分之二·三，可是和過去五年的平均數比較，還是增加了百分之三·二。國內並沒有糧食短缺的情形。不過農夫們還是痛苦的，他們糶出稻穀的價目，並沒有增加什麼，可是他們消耗的物品價目，却有迅速的上漲。

這次戰爭，日本並沒有從國外得到財政上的援助，——多半將來還是不會有。而且戰爭給了日本兩個經濟上的大難題，怎樣避免嚴重的通貨膨脹，和怎樣平衡國際付款。

日本可說是一種用國內舉債的方法，支付着戰爭的消耗。自從侵佔滿洲以來，預算表早就不健全了。在這次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合計起來，不敷額就達好幾兆。在滿洲「事變」的前夕，國家所負的債額，大概是六兆日元。到一九三六年九月，便增加到十兆。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國債的總額早就超過了十六兆日元。依據在科恩中的支付標準，到一九四〇年四月底止，日本的國債，便要突破二十兆日元的紀錄。

直到一九三九年初，中國事變公債券一的發行額總數，已達五·六二〇·五〇〇〇〇日圓，要是我們再加上抵償戰爭用途的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我們可以看到，到一九三八年底，日本爲了這次戰爭，已經化了大約十六兆日圓光景，將近一·六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元的現時匯兌率。日本用的是複預算制度——一種是尋常的預算表，來支付正規的行政費用，另一種是特殊的戰爭經費，去年正規的預算表，規定三·五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裏邊一·〇〇八·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必須依靠舉債力才能得到。戰爭經費是四·八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裏邊祇有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可以用發行的公債來抵償外，其餘全是落空的。一九三九年到一九四〇年的預算表，已經擬定三·六九四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裏邊有八〇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必須用新的公債票來籌措，而沒有發表的戰爭費用估計，大概要五兆日圓光景。

這許多鉅大的不敷額，要是給一個維多利亞時代的財政大臣看了，准會絕望的高舉雙手的，可是在日本金融上，並沒有像我們所預料的那麼多的通貨膨脹現象，依照官方的統計，（說不定是隱瞞了些什麼事實真相的）。指明從戰爭開始以來，生活費用的增加率，還不到百分之十，零售貨物價格，比普通標準，增加了百分之十七光景。在一九三八年，流通的貨幣，總數上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十四左右。這種增加是種危險的符號。不過日本財政當局，則堅說不是什麼異常的現象，而是戰時大量增加了實業與運輸事業的結果。

日財相自稱有能力負擔增多的債務，而且說，結果至多使普通物價上漲一些，不會有再嚴重的事了。他們爭辯：政府由舉債得來那筆新的款項，祇在一個狹小的範圍內週轉。政府用公債票買給銀行，換了現款，再將這筆現款付給製造軍火的工廠，造船的工廠，運輸事業，和其他與戰爭有關的事業。這許多工廠，再將它們額外的款項存回銀行，這樣便可以再買更多的公債票了。

究竟事實能否像解釋這樣順利進行，怕大是疑問。最近的朝日新聞上，便提到日本銀行，發售公債的主要機關，手頭還存留價值一·六一五·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價值的新公債，沒有銷售出去。事實是一銀行推銷政府公債的力量，幾乎達到無可再進的地步了。

在許多消費貨物工業因原料短缺而產額低減，和戰時較高工資的懸隔中間，怕免不了要發生棘手貨物短少。禁止獲取戰爭利益的法令，和統制物價的法令，都已經實行了，這使行動困難的日本工業機構，更增加了桎梏。現在還有一個熱烈的運動，喚起人民來踴躍購買公債，想

竭力從民間榨壓出多餘的金錢來。

照情形看來，日本不會因她的濫發公債而遭受破產的，蘇聯、德國、意國的過去經驗，明白告訴了，一種國家嚴格控制經濟生活的制度，遠比正統派經濟學家所奉為圭臬的，正常經濟法律可以實施得多。如果負荷的重量壓得無法忍受時，一個有戰時獨裁權力的政府，祇要來個劇烈的貨幣貶值，便可以減輕了。

我想，更嚴重的問題，是繼續戰爭時必須支付那許多外國款項問題。在平時，日本對付國際上的支付，是完全可以保持平衡的。商業上的虧短，可以由船舶業與遊客身上得到彌補。可是戰爭一來，正常的與非正常的出口業，全無可避免的縮減了。進口業縮限到極低的限度，一九三八年度，直到十一月二十號為止，進口業比較一九三七年，減少百分之二十九·六，出口業則減少百分之十三·八。可是這種看來還算滿意的商業平衡，因此便覺得可以改善外匯情形的念頭，全是靠不住的。因為統計表上，（直到十一月三十日為止）指明了日本輸出到「日元集團國家」像「滿洲國」和華北等地的數字，比一九三七年的十一個月，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六·八，而輸出到世界各地去的，反減低了百分之三十四。日圓集團國家付給日本的錢幣，在外匯上是毫無信用的。所以除去日圓集團國家以外，直到十一月底為止，日本商業的不利差額，便是四九五·〇〇〇·〇〇日圓。

日本出口業的衰退，有好幾個理由。第一個原因，日本已經體驗過好多年頭了。有幾個專製出口貨物的工廠，已改成製造軍火的工廠。因為許多原料稀少而又高價的關係，工業製造品的價格，現今正在一路上漲；日本一運是利用它的價廉在國外市場競爭的，現在可辦不到了。抵貨運動也增加了日本國外貿易的許多困難。還有許多不正常的出口業，全時也衰退了下去。許多遊客都不到日本去觀光了。本來是商業航線，用來賺取外匯的船隻，現在則被徵發作為運輸彈藥和兵士之用。

日本被逼將可地憐的金準備，大部分拋了出去，作為平外衡匯的

途。在一九三七年八月至一九三八年七月中間，日本運到美國去的黃金，共值二五四·〇〇〇·〇〇〇元。照最可靠的估計，這筆款子現在快要用完了。日本政府除掉作為流通貨幣基金担保的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日圓，和特別指定作為獎勵出口業的週轉基金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以外，日政府保有的金準備，就算有，怕也不會有多少留下。需要進口原料來製造出口貨物的製造家，可以在週轉金內借貸。除掉新淘煉的黃金以外，（出產數量是嚴守秘密的，不過一般的估計，是一五〇〇〇·〇〇〇到二〇〇〇〇·〇〇〇日圓一年）。幾乎將來黃金的輸出，都已支配定了。所以日本政府想拚命從節省消耗進口原料的方法上，來償付戰爭的外國費用。像棉花、羊毛、鋼鐵、銅、鉛、錫、煤皮和皮革這許多貨物，全部的，或是將近全部的，全留下來作為軍需與出口業的需用。

日本政府要求人民，有的地方是強迫着，不是完全不用製造品，便是採用本國製的替代品。皮鞋換了木履了。日本就和德意一樣，正在瘋狂的搜尋着國製貨物，替代外國的貨物。政府鼓勵人民用炭作為燃料，在汽油裏攪雜火酒，其餘還有不少古怪的提議，像利用鯊魚皮和鯨魚皮代替皮革等等。

所以我們檢查一下日本的經濟情形，便發現了不少的缺陷。不過我極端疑惑，即使是這許多嚴重的困難，是否就是她軍事迅速崩潰的一個預兆。一個人碰上不幸的命運，不論怎樣的貧苦，他都是會接受下去的。一個國家的經濟，也像個人的一樣，比我們所預料的更多伸縮性。直到現在，日本商店和日本人民所持有的外國證券，還沒有動用，那是可以當作最後的孤注擲用的。如果政府採用一種嚴厲的手段，還可以從私人的貯藏，搜利出一些黃金來。這個經濟的螺絲，可以轉向許多地方，而不會引起難受的困難。現時日本關於匯款、國庫的規則，比較許多歐洲國家還寬鬆得多。而且在中國的大規模軍事行動，顯然已告結束，所以一九三九年的費用，可以緩和下來了。

這次侵略中國的戰爭，已說明了日本戰時經濟強弱的兩方面。她的優點是食糧的自足。在日本的外國人，會感覺到已失去了奢華與安樂，可是日本大眾，祇要和高麗、滿洲國「的航運維持不斷，大概不會受到饑餓的恐慌。她的弱點，在她完全缺乏幾種重要的原料，還有旁的幾種也是短少的。這個弱點，使日本在理論上變成一個可以發生裁制效力的國家，將這種主要的貨物，像煤油、廢鐵、銅、鉛、鎳、和橡皮，共同禁止輸入日本，怕還不能立時收到效果，因為海陸軍當局，對這許多東西，早就積貯了很多。不過要是封鎖的時間延長了，會促使日本實業的極度混亂，或者會使她這次在大陸上的冒險，絲毫得不到什麼結果。

還有，列強如果想實行禁制，先得有絕對保護她們在遠東的殖民地與保護國安全的辦法。日本的海陸軍，顯然不會因為其他列強的經濟壓迫，便俯首聽命，毫不掙扎，事實上，日本很可能不顧一切的，打到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菲律賓、馬來半島——凡是日本海軍力量可以伸及的地方，而又是可以略取煤油、橡皮、和錫等原料的地方。經濟禁制也常常很難判別到底是中止，或是參加戰爭。軟弱的經濟禁制根本就沒多大效用：一個戰爭的國家，可以找出許多避免或是克服禁制的方法。而強有力的禁制，便會引起戰爭。

戰爭會在日本造成革命嗎？這就要看你的「革命」兩個字的定義怎樣了。日本國內現在就沒有任何反抗戰爭的叛。也沒有預備的象徵，沒有叛變，沒有罷工，沒有擾亂。在一個給戰爭造成的加緊軍事與警察控制的國家裏，依照經驗，必須發生一敗塗地的敗仗或是普遍的飢饉，受了這樣強大的刺激，才能造成民衆的叛亂。不過這兩種危險的因素，日本一樣都沒有。

在另一方面，戰爭會無可避免地促成了政治的，經濟的與社會的重變。它們會改變成什麼形色，大部分要看戰爭的演進怎樣。要是我們對將來在「一種眼光深遠的看法，我想有二種極大的可能性存在。

一、如果日本勝利了，在經濟持久的比賽上，能夠勝過中國：（現在這種競爭，彷彿已經替代了戰爭行動的地位。）泰然不顧英美的抗議；用這個或那個形式，在大部中國地方建立她的霸權。在這樣的情形下，日本軍部在國內的勢力，定然還會加強。雖則法西斯組織，看來還不能就在日本建立，可是採用法西斯的思想與制度，是不能避免的了。

二、如果這次戰爭結果不分勝負，或是講和了。日本在軍事方面，將仍不變更其方面，可是她在佔領區域要開發經濟，將變成不可能了。經濟壓迫將變得萬分嚴重；中國的大部分依舊沒有征服；英美的態度將愈來愈是敵視性質。到了這種情勢之下，現在一般銷聲匿跡的穩健派政治家，將重行抬頭，再握政權。那時便會得到這樣的解決：給予日本某種讓步，可以讓日本拿回去，當做戰利品的向日本人民炫耀，中國則仍是一個獨立國家，歐美國家經濟利益的保護物。到了那時，現在日本排斥和非難的政治與經濟上的自由主義的教理，或許會重新多少恢復舊觀。

三、如果日本決然的打敗了。日本過份估高了她自己的力量，結果捲入了和蘇俄的戰爭，和西方列強的戰爭，或是同時和兩者作戰，在一次次消耗的拚命掙扎以後倒下去了。普通一般日本人民深信，他們的海陸軍是所向無敵的，所以這失敗的結果，將會嚇得他們目瞪口呆。我想，即使是日本最有知識的學生，怕都不會想象發生這樣的結果。有組織的共產主義，在日本還是軟弱無力的；它給當局壓抑得那麼利害，現在怕警察當局都不易找出他們躲在那兒。社會大改革的第一個震動，多半是沒有組織的，自發的，就像大戰以後的搶米暴動。社會革命運動，還要等到後來才能形成，這種社會革命，或是走的共產路線，不過更可能的，是採用某種適合日本人的習俗與心理的形式。

譯自外交事報十七卷第三期。

南京見聞實錄

II Vere Redman
星如節譯

我旅居東京達二十年，我對日本有所喜愛這是毋庸辯護的。我敢說，我對日本人的喜愛正如你們中國人喜愛其家庭中的親屬一樣，家庭中的親屬雖然愚笨或有時候做了壞事，你們總不能不喜愛他們。

我最近由上海乘車往南京遊歷，事先自日本當局方面領得通行證，臨時時由日本官吏護送至車站照拂一切，這種給予異國遊人的方便是我在日本時隨時隨地所會遇到的。我們夜夾中僅有日圓別無他物，手中有自日本帶來的日文報一份正如我在日本乘車也帶日文報一樣，日文報是我每日要看的。上車以後，我自語道：『現在一切不安的情形都過去了，我不再羈留上海作好吵鬧的外國人了。我是個對於中國情形不熟悉的人，一切困難都靠他人來善意幫助的，正如我在日本需要他人幫助一樣，以後一切會較順利的。』

上車後，我進入一間極擁擠的車廂中，蹲伏在自己的手提皮包上面。同車的旅客都望着我，顯示對我有些懷疑。後來有一個旅客問我往什麼地方去，我不獨告訴他我往什麼地方去，並且告訴他我為什麼要去，又告訴他我住在什麼地方，在日本居留好久，我的妻現留上海，我於赴神戶的途中去看過櫻花，我是英國人，任新聞記者職，很喜歡吸日本香煙。上述一些話使他十分高興，當時他也告訴了我關於他的一些類似的事情。我現在要說一兩句關於普通對付日本人的辦法，就是日本發問時你祇管作答。他們發問鮮有志存齒莖者，常以發問為禮貌，這完全是日本民族習慣的產物。日本過去六十多年就是在發問、要而言之，這種習慣就造成了今日的日本。所以凡屬一種舉動日本人認為合理時，一定是他們發現其中有優點在。對日本人發問作答的人，他們總認為是友人。

在這個友誼充滿的空氣中得了一個良好的結果，就是和我談話的那位旅客似乎知道每個乘客要在什麼地方下車似的，他指示我說有一人在

下一站就要下車，那人下車後，很容易的我就佔得座位，和他相隔很近。關於旅客的事已說了很多，現在要敘述另一方面了。在車上，有兩個軍人進來檢驗我們的通行證。我的通行證由第一號檢驗員檢驗，但第一號檢驗員並沒有告訴第二號檢驗員說我的通行證已經檢驗過了，我也沒有說已經被檢驗過，於是祇好給予第二號檢驗員再看，若假有第三、第四、第五、和第六號檢驗員的話我也曾交給他們每個都檢驗一遍的。檢驗員都帶有所想的『中國面貌』，其餘一切毫無不同之處。在車上檢驗通行證前後凡三次，正當我想及三次檢驗手續都已過去的時候，看見一位很兇惡的軍人手握刺刀，前來找我，他說：『你是雷德曼先生嗎？』我想否認也沒有用處，於是回答說：『我是雷德曼。』他又說：『我穿着軍服，想你不認識我。我曾經是你的學生，門牆受教三年。在哥爾斯衛狄(Galsworthy)——譯者按：哥爾斯衛狄為英國小說家及戲劇家生於一八六七年卒於一九三三年——所編的『忠義』一劇裏面我曾扮演律師一角，你就忘記了嗎？』他一說起，我自然記憶。於是我們就談論朋友以及普通情事，一直等到一位高級官吏進來攪把我們的談話打斷。那位高級官吏譴責我這位舊弟子不應跑到二等客廂中來。我的學生答稱：他遇見他的老師，祇在這裏停留片刻，那位高級官吏聞悉之後，就叫他在這裏多談一會，並向我打招呼而別。

到了南京，在車站裏就檢驗通行證，行抵城門口再度檢驗。這種檢驗辦法的目的在防止恐怖行為。可是據日本當局稱，南京却是絕沒有恐怖事件的，以視上海無數的恐怖行為，相形之下真有天壤之別呢！然而日本人限制外國人的行動——包括外國官吏行動在內——如限制中國人的行動一樣嚴格，我想外國人決不會如中國人一樣的有危險性，他們決不會參加有計劃的恐怖行動去危害新政府的官吏。

就外國人方面而言，他們得了一種印象，總覺得日本人用心良苦，仍然是不得要領的辦法。外國人一出門時總要被叫下車出示通行證以供檢驗，時時總要被日本哨兵盤問許多不相干的話。很顯然的，他們的檢驗與問手續並非一致的。各有各的辦法。在另一方面，外國人對於日本這些多餘的要求，力圖不予應允，所以日本人來檢驗盤問時他們有時則予以避免，有時則置之不理，這樣，究竟日本人的檢驗盤問是注意那方面呢？對付中國人呢？還是對付外國人呢？這便局外人却十分不易了解。

僑居南京城中的外國人爲數不及百人，計美國領事館外藉職員三人，德國領事館二人，英國領事館一人。此外是煤油公司，英美煙草公司與國際貿易公司的駐京代表人員，金陵大學與金陵神學院的主要職員及其他少數傳教士。上述人員均持有日本人所發給的所謂「居留許可證」，及本官方所堅持發給的所謂「身份證明證」。他們都有專門的工作與活動，還算不受到嚴格的限制。目前，他們都沒有安置電話，雖然南京的電話局已經恢復了。他們與日本當局的關係雖不十分友善，但多少是滿意的。

在南京到處都看見日本營幕，許多地方都有軍隊駐紮。郵政職員住宅，航空公司及其他公共事務處均有軍隊防守。據我個人的經驗，我隨便向那方面走，不出二十碼總可遇見一個站崗或閒散的兵士。把這種情形與北平一較，其分別異常顯著，在北平很少看見着制服的日本兵士，而在南京看見的却大部分所日本軍人。

在南京所遇見的大部分都是日本軍人一節。一部分緣因必然是由於日軍佔領南京以前，中國人民已作大規模的撤退所致，南京城的居民差不多有一半已經離去，其中都是政府官吏，或富裕階級。自日軍佔領以來，漸漸有許多人民從附近鄉村回返城中，現在南京城的居民爲數已達五十萬人以上。其中也有一小部分是下層階級以上的人。維新政府與南京市政府有職員約二千人，但此仍不足以構成一個中等階級。

由上述情形觀之，南京是個「苦力的城市」，這是偶來遊歷南京者腦海中所具有的第一個觀感。我在南京停留的時候曾在街上各處遊覽很久，簡直看不到一打以上服裝整潔的中國人，到處所見的都是苦力，至多是一些零賣商人，在城內某些區域中有大批的零賣商人經營商務。（據市政當局的報告登記從事零賣生意者達一萬二千人）但大商店一律係日本人開設，究之現在南京商務活動的情形，不過是舊日南京活動情形的一種暗淡的反映而已，甚至當往昔國民政府最盛時代，南京也不完全像一個首都，但時至今日，從許多方面看來，南京好像一個荒蕪的村野啊！

現在城中被戰爭破壞的像徵已比較的減少。建築華麗的交通部，屋頂完全被毀，地上磚瓦堆塞，所有的窗戶完全破壞，整個建築顯歸無用。交通部對面的鐵道部，是採用中國建築術以建造的近代建築物，恐怕是民國政府最滿意的作品，這所房屋却絲毫無損，現已作爲日軍司令部了。城外的著名的中山陵仍巍然無恙，這實由松井明確的命令約束士兵所致，因爲攻南京的軍隊是由他統率的。在城中各處仍可看見一些斷垣殘壁或局部被毀的房屋，但爲數絕不若上海虹口區域內之多。

我上面曾說南京城中仍有少數被戰爭破壞的像徵，那是因爲完全沒有重行建造的緣故。不過有些舊房屋，也已經加以修補，碎磚破瓦亦經清除，但不聞有新建建築物出現，所着手的僅是些彌補工作而已。

關於於小限度的教育設備已由市政府重行創辦。現在城中有小學十五所，容兒童一萬四千名，有教員三百六十二人，金陵大學亦將其原有小學重行開辦。又設立中學兩所，聘請教員四十人，容學生五百人。維新政府府不久即將設立大學訓練官吏。

市立救濟機關與日本同仁會均從事救濟老弱與貧苦者的活動。據日本方面的報告，現在貧苦者的人數異常稀少。這一點似乎可以證明，逃回城中的難民很容易爲「安樂經濟」所吸收，就是說，一班難民都去向日軍作賣燒餅與酒的生意了。

一參觀維新政府的實業部，便知道關於維新政府治理之下的區域中，其工業發展工作並沒有踏上具體成功之途。據聞中日合辦的工業公司實際設立者有十一所，包括華中電報電話公司，中國空運公司以及其他關於製造阿摩尼亞硫酸與其他化學物品，水泥及鐵鑄等公司。有人對我說：目前急切的問題毋寧是使原有工業繼續進行，並非要創辦任何新工業。至許多為將來發展工業的計劃已在考慮中，其中包括中日未爆發前國民政府所擬定的偉大計劃在內。據維新政府一位官吏觀察，謂前國民政府顯然志在將南京區變為工業中心，此可於已經設立的大規模之發電廠一事證之。維新政府發展工業的方針正謹慎的循着上述路線進行。

那位維新政府的官吏又說，實質上，南京是個農產物的分配中心點。過去因為缺乏任何中心市場便利之故，遂致進展為之所阻。維新政府現已考慮要設立一個農產物的中心市場，或設立許多市場如賣雞鴨，雞鴨毛，獸皮，米，棉花，小麥與雞蛋等。

關於南京社會顯著的停滯情形，以及南京的統制經濟之沈滯，究竟其真實理由何在，一個無成見的觀察者自不能斷言。這也許是時間的問題與地方不安所致。其實，在維新政府中人的心目中，對建設南京他們究否能永久享受一點，不無疑問，也許他們存心不把南京建設成爲國家的真正中心，很可能的，上述因素都攪雜於其間。南京陷落已一年又半，然無論如何今日之南京，猶是當年面目，實質很少更新。昔者，東省事變後，六七個月內長春瀋陽及其他滿洲大城市即改舊觀，以彼例此，誠足令人深思的！

據我個人觀察所得的印象，我以為日本人在華中任何一處都沒有安定下來，所以他們感覺煩惱。感覺煩惱的人的無度，是難怪不會好的。他們在華北的情形就好多了，正因為他們在那裏安定了的緣故，假若他們能在華中安定下來，他們的態度就會較好了。

——四月二十六日於上海。（載「東方事務」五月號）

新世紀

第一期刊目錄

論 壇	國民精神衝動員——南昌的反攻——重慶的轟炸——邊區政府	力 菴
專 載	與客談反侵略陣線	中 任
	我國空防與戰後城市的設計	袁 成
	目前外交官即軍事化	吳 無
	以南的合會	吾
譯 著	中國勝利的幾個大前提	袁 默
	中日戰爭第二期	羅 仲
	英國遠東政策的將來趨勢	星 如
文 藝	蕭伯納訪問記	克 拉 蒲 萊 斯 著

漢口的一件「鵝」交涉

堂鏤節譯

當武漢被佔領以後，日軍當局下令嚴厲封鎖漢口法租界的糧食供給，切斷牠的水源。當時在漢口的日軍特務機關長對於此事的解釋是法租界藏着許多「反日分子」，共產黨和富商。據這位特務長官的意思，法租界的當局必須自動地把這些「不良分子」解交日軍，因為法租界的當局拒絕接受這個提議，所以日軍會有此以飢餓來威脅法租界的抵制手段。在這期間，曾發生過幾件糾紛的事情，下述的便是其中之一。

那時候正在年底，許多住在法租界的中國窮人都在羅致多少食物，偷偷地運進法租界去，預備做新年的買賣。於是在法租界的大門之外，便駐守着日本的警備兵士，而一堆堆的被檢查出來的預備「走私」的食物，也就成爲他們所得的沒收品。後來大門外的日本兵索性和大門內的法國軍警——都是些安南人——成立了「分肥」的辦法，把沒收的食物當場分開來，因爲這些安南人有時候也幫助着去逮捕那些善於躲閃的中國人。同時日本的海軍士兵也正忙着去搜查中國男女和婦孺——據說，這些中國人是以善於收藏魚和雞蛋在褲子裏著稱的。日本兵士之鞭打中國人是絕不會過於慎重的，就算在衆目昭彰的江邊繁盛區，也不會爲了他們自己的外表的體面去留情一點。當貴重的食物被搜檢出來之後，年紀較老的中國人還算幸運一點，不過受幾下結實的扑打，就可以放行；更劇烈的苛刑却留給小孩子去領受——他們被迫着去高舉雙手，淚流滿面的站立

幾點鐘，作爲給那些「會做走私者」的人的警告。在長江停泊着的海軍，曾經受命去射擊任何的企圖以舢板運送食物到法租界去的中國人；據報告，就在那天的早晨，便有兩個中國人被射殺了。

正在這種混亂的情勢之中，忽然有一個外國人挾着一隻活鵝在他們的臂下，穿過站在法租界門外的那一大堆人，想悄悄地走進租界去。他被日本守兵的一聲呼喝停止了，手上的鵝跟着便被那個守兵很敏捷地奪了過去。那時這隻鵝急於想擺脫那個上好他的槍頭刺刀的日本兵的鐵一般的掌握，正在「喔喔」地狂叫着，而那個外國人的想對日本說明他的國籍和這鵝的來由的憤怒的抗議聲，也被這鵝的沒命的狂叫聲掩蓋着了。後來他知道了他的說明絕不能對這個含着敵意的日兵發生影響，便空着兩手，經過那一堆懷着同情而對他笑着的中國人，而走進法租界去。跟着便由租界裏的安南守兵走過去和大門外的日本守兵開了一個短短的會議；會議的結論顯然是要把這隻鵝還給那個外國人。於是那安南兵追上去叫回那個外國人，示意叫他拿回這隻鵝。當時那外人顯着很驕傲和不高興的樣子，起先是不允許接受牠，但後來終於被安南兵說服，取回這隻鵝，在旁觀者的嘻笑聲中走去了。

譯自密勒氏評論報（五月六日）無名氏作「在日本掌握下之漢口」。

小珍聞

問：世界上最大的圖書館是那一間？

答：要是就最大兩個字上着眼，截至現在止，我們可以說，華盛頓的國會圖書館，是世界上最大的。據說它收的藏書藉與抄本之類，共有九、八四一、四九四冊。

問：國會圖書館的書籍，全是挺重要的嗎？

答：不全：要是就書籍性質的重要上來講，第一個要數英國博物院圖書館，第二個是法國國家圖書館。

問：那兒有多少藏書呢？

答：英國博物院圖書館有四百萬冊。法國國家圖書館有四百五十萬冊。

文藝

在鹽田裏

M. 高爾基 著
楊毅譯自蘇聯國際文藝

「你應該到鹽田裏去，兄弟！你在那兒永遠都可以找到一份工作！永遠，——因為那兒的是苦工，要命的工作。你不會幹得多久。有許多工人從鹽田裏逃了出來，……他們不能夠忍受下去！不過去試一天，他們會給你一個戈貝克一車的運費，這樣你就可以賺到每天的吃用了。」

這個介紹我到鹽田去的漁夫，在旁邊吐了口痰，瞭望着海天蔚藍的遠處，開始哼起一隻發響的歌來。我和他一起坐在村舍牆垣的陰處，他在補綴着棉布的褥子，打呵欠，隨便對不易找到工作，和一個人必須消耗多少精力來找份工作的題目，慢吞吞地，東零西碎的發表了些意見。

「要是你受不了那種苦，可以回到這兒來休息一下，你可以全盤的告訴我，鹽田離開這兒也不遠，大概是五里。去罷。」

我向他告別，謝謝他的許多指點，沿着海岸，向鹽田出發。這是一個炎熱的八月早晨，天空是明亮的，澄澈的，海溫柔而又空靈，綠色的浪一疊一疊的衝上來，在海灘上響着一種

變響的濺濺聲。那邊，在那遙遠的炎熱的藍色煙霧裏，散開着白色點子的是渾切可夫的城市。後邊，我來時的村舍，已經隱沒在閃亮的黃色沙丘裏面了。

在那間我過夜的村舍裏，我已經聽到了許多荒謬的故事與意見，使我的精神十分沮喪，現在波浪和我的思潮一致的激盪着，更增加了我的發慮。

鹽場不久在我的眼前出現了，三塊方方的地，大概每區有一俄里開闊。周圍用狹窄的矮垣和狹窄的壕溝來圍繞着。這幾塊地方，代表了製鹽的三個程序。東邊一區場地，注滿了海水，鹽分集中了，沉澱作一種略帶淡紅的淺灰色的東西，在陽光裏閃閃着。在另一區方田裏，鹽給鑄成一堆一堆的，那許多鑄鹽的婦人，手裏握了鑄，直陷沒了膝頭的，在這閃光的黑色爛泥上踐踏着，感覺麻木的，沒有叫喊和談話。她們的污穢的灰色身影，在那腫脹的鹹濕的，腐蝕性的，泥滓的閃光黑色背景上，遲緩地疲倦地移動着。那是在第三區鹽場上，鹽才從這兒搬開去，工人把身子俯在獨輪車上，

拙笨地默默地推着車子前進。獨輪車的輪子，在吱吱格格叫着。這許多聽了心酸的聲音，激怒了的，向老天悲傷的控訴。在那灰色的，裂拆的，隨處都是鹽沼野草與眩目的鹽結晶體的火熱的地上，天空正在傾瀉着不能忍受的，要灼焦一切的熱力。

在單調的車輪聲中間，不時傳來工頭惡毒呪詛的粗厲聲音，推車的把鹽在他的腳邊倒下，他把水澆在鹽上，再把它堆成了長形的金字塔。這個工頭，黑得像煤的一個高個兒，着件藍色襯衫，一條闊腳管的白褲子，站在一座鹽堆的頂上，把他手裏的錘在空中舞動着，拼命提高了嗓子，命令那許多工人，把車子推到跳板上面來：「往左邊倒！往左邊倒！你這航賊鬼，你應該落油鍋死的！你往那兒鑄着啊？」他惱怒的用衣襟抹着流汗的臉孔，憤怒的叫嚷着，再開始把鐵錘用力將鹽鑄平下去，全時嘴裏嚷着一連串沒完結的呪詛。那許多工人機械地把車子推了上來，機械地「往左」「往右」把車子倒空了，然後用力伸直了他們的腰背，再拖了空車走去。現在車子沒有來時那麼大的聲響，可是叫得更加疲倦了。他們在那黑

色黏膩的，想多沾些鹹的動盪不定的跳板上，搖閃的滯重的走着。「鬼東西！上勁些！」工頭向他們吆喝着。

可是他們像以前一般默默地做着。他們的樣子是垂頭喪氣的。他們憂鬱的，厭倦的，疲憊的臉上，蓋滿了污垢和汗，閃爍着狂怒與憤懣。他們的嘴唇全振得緊緊。有時候一輛車子從板上滑了開去，陷在泥溝裏，在這輛車子前面的，仍舊趕着他們的路，可是後邊的全停了下來。他們愚笨的，冷淡的，看好他們的同伴把六百磅重的車輪，設法再推到跳板上來。

沒有一些雲層的天空，浮着一層熱霧。那火燒一般的南方的陽光，最熱心的燒灼着大地。彷彿不論什麼代價，它今天定要把所有的熱情，強迫地接受似的。

我站在旁邊，冷眼看着一切，最後決心來嘗試一下自己的運氣。臉上儘可能的裝出不依賴人的神氣，我走到許多工人推着空桶下來的跳板旁邊：

「喂，兄弟們，你們好？」

那回答完全是沒料到的，第一個工人，一個把袖子和腳管捲了起來，臂上和腿上露出虬結青筋的，頭髮灰白的結實的老年人，彷彿沒聽到我說似的，睬都沒睬的走了過去。第二個是有對憤怒的灰色眼睛的黃頭髮少年，他憤憤的看好我，做了個鬼臉，呪詛着。第三個顯然是個希臘人，鬚頭髮，黑得像甲殼虫一樣，當

他走近我時，他說他萬分抱歉，因為他雙手沒空，不然他可以用拳頭來向我的鼻子說「你好」了。他是用種種冷淡的語調說着的，和他表卻出來的意思十分不適合。第四個嘲諷的出盡死力叫：「玻璃眼睛，你好啊！」然後再想踢我一腳。

在有教養的社會裏，要是我沒弄錯的話，這種接待是叫做「無禮」的。我從沒碰到過這樣的情形，我氣沮了。不得已的把我的眼鏡除下，放進衣袋裏，然後走到工頭前面去，想問他我是否能夠得到一份工作，我還沒有走到他面前，他便在那兒向我呼喝着了。

「嗨，你，你要什麼，一份工作嗎？」

「是的。」

「你有沒有推過車子？」

我回答他我曾在泥地上推過。

「泥地上——沒用。泥上完全是另一種東西，這兒是鹽，不是泥，還是滾到你的村子裏去喂豬罷。」於是他又向另一個工人喊：「嗨，你這醜鬼，把鹽倒在我的右腳邊。」

那個醜鬼，一個長長鬚鬚，藍灰色酒糟鼻子的，襪襪的灰色力士，使勁的一叫，把桶傾倒了。鹽倒了出來，這「醜鬼」呪詛着，可是那個工頭呪詛得更利害，他們兩個全滿足的笑了，然後朝我注意起來。

「喂，你到底想什麼？」那個握着鐵錘的問。

「或許你跑來鹽田裏，想吃酸乳酪糰子的罷？」那個醜鬼問，全時向工頭雲着眼。

我要求工頭給我一份工作，我還向他擔保，我會習慣這種工作，做得不比任何人差些。

「好，你還沒功夫學會使用東西，你的背脊骨便要完全折斷了，好，你跑去試試看。嗨，那面的傢伙，給他一輛車子。」

一個青年人出現了，他身上祇有一件破爛，他的那隻赤腳，用破布直包紮到膝頭那兒，他懷疑的看好我，從他的牙齒縫裏向我叫着：「跑來。」

我跟他走到一堆車子那兒去，想找輛輕一些的，這個青年抓着他的腿，默默地看好我。

「你抓的是什麼車啊？你不見車子都扭了嗎？」他說。

他冷淡的走了開去，在地上躺了下來。

我找了另一輛車子，插進了工人們的行列，跟着他們去裝鹽。我覺得有種模糊和沉重的東西在壓迫我，阻止我和我的同伴談話。不管所有的臉上全刻畫着疲勞，他們全流露着被過抑着的憤怒。他們全精疲力盡了，對那毫無憐惜燒灼他們皮膚的太陽憤怒着，對他們車輪下搖動的跳板憤怒着，對那污穢，肥膩而鹹濕的泥濘，和抓碎他們的腳變成潰瘡的鹽結晶體憤怒着。他們對周遭的東西都發脾氣。這種狂怒，可以從他們相互的睨視，和他們焦乾的喉嚨裏不時掉出的惡毒呪詛中明白地看出，誰都不

注意我。可是跑進了鹽田。想逃避這許多車子和鹽堆的時候，我覺得有誰在我後邊的腿上抽了一下，我回轉頭去，便當面受到了一下憤怒的叫喊。

「跑，你這瘦長鬼！」

我趕快走，把車子放了下來，我開始把鹽鏟進車子裏去。

「堆滿了！」站在我身邊的烏克蘭力士命令着。

我把車子儘量裝滿了。跟在我後面的叫：「推哪！」那許多在前面的，在手掌上吐了口唾沫，咕嚕着，把車子推動了。將身子彎曲得幾乎成了直角，衝向前，他們把頸項直強着，就像這會把車子推動得容易一些似的。

我看到了這許多方法，我也把身子彎曲了，儘可能的衝向前去，像他們一樣。我把車子提高一些兒，車輪便刺耳的叫着，我的鎖骨開始痛起來，我的手上的筋肉，拉緊到最大的限度，抖顫着。……直搖直擺的，我走了一兩步，我給車子忽的拉到左邊，忽的又帶到右邊，又直引我向前衝，……輪子從跳板上滑開了，我自己也翻倒在爛泥裏。車子的把柄教訓似的在我後腦上敲了一下，然後車子朝天的翻了轉來。震聾耳朵的口笛，呼喊和狂笑，歡迎我的翻倒。我是更加陷進爛泥裏去了，我奮力跳了起來，想扶起這輛車子，全時我感到有冰冷刺痛的東西，在割着我的胸脯。

「喂，朋友，請幫幫忙，把車子起出來。」我向身旁的一个烏克蘭人懇求。他那時正在放聲的大笑，他直笑到身子搖顫，用手撫摸着他的胃部。

「見你娘的鬼！傻瓜！爬到跳板上來，把車子傾向左邊去，還是讓爛泥活埋了你罷！」他重新笑了起來，笑到眼裏孕滿了眼淚，然後摸住他的屁股嘆氣。

「你這鬼傢伙，沿着跳板走！」我面前的灰白頭髮的老工人，揮着手，苦惱的看好我。他咕嚕了一下，便把他的車子推動了。在前面的，都推着走了，可是在我後面的，全停了下來，惡意的注視我全身淋漓着泥濘，力竭聲嘶的想拔出車子，看我開闢了他們的路，沒有一個人肯幫忙，工頭的叱罵聲又傳過來了：

「你們這批活鬼，你們跌在那兒？狗子！豬！你們離開我的眼睛遠些，你們也就更加懶些了！山魃，把你的車子推到這兒來，你這該死的傢伙！」

「讓開」我後邊的烏克蘭人叫，把他的車子在我身邊擦了過去，險些把我的頭車裂了。我獨個兒留在那兒，最後，我把車子拔出來了，鹽已經沾滿了凸泥，索性倒在地上，我把空車子再推回鹽田去，預備重裝一車。

「兄弟，什麼事？滑了一交？沒有關係，第一次誰都是免不了的。」我回轉頭，一看到

堆鹽後面，有个廿歲模樣的青年，蹲在一塊爛在泥地的跳板上，吮吸着他的手掌，他用和善的微笑着眼看好我，向我點頭，「沒有關係，兄弟，你剛才還沒有學到它的巧妙呢？」

「你的手怎麼了？」

「我剛才抓破了手，這兒的爛泥是腐蝕性的，要是不吮吸它，我就得放棄這種工作了，那會是十分痛苦的，上勁幹罷，上勁幹罷，不然那工頭又要來呢罵了。」

我推了上去，第二車沒出什麼岔子，我再推第三車，第四車，再是兩車，沒有一個人注意我，我喜歡這樣的環境。大體上說來，這種環境，對於每個人都是悲慘的。

「夠了，讓我們吃一些東西——什麼人在叫。誰都是舒適的嘆息一下，跑去吃東西了。可是就在這兒，誰都感不到休息的興奮和快樂，空氣是抑壓的，它蒸發着掩藏不住的嫌惡和憤怒。

彷彿沒有人想享受這種蘇息疲勞筋骨的休息。我的腳背、肩頭、全疼痛着，可是我不想讓旁的注意到，我歡樂地走近茶壺那兒去。

「等一下！」我給一個老年的神氣抑鬱的工人流涎攔住了，他赤着腳，穿着襤褸的藍色外褂，他有一副外套一般顏色的酒鬼的臉孔；臉上濃密的糾結的眉毛，眉毛下邊是對火紅的眼睛，蠻橫地嘲弄地閃爍着。——等一下，你叫什麼名字？」

我告訴了他，

「你的父親是頭蠢豬，他才給你這樣一個名字。我們是不允許叫麥克息的，在第一天上工就走近茶壺的，這就是原因。要是你叫伊文，或是旁的名字，那就不同了，我的名字是馬脫維，所以我可以吃，而麥克息祇能看好我吃，給我從茶壺邊滾開去罷！」

我驚奇地看他，走到旁邊，在地！坐下來，這種態度我以前從沒經驗過，所以，我並沒有給他激怒，他使我迷惑了。從這年起！以後還有好多次，——當我加入了一種工人的集團以後，友誼關係便立刻建立起來了。這一次每樣東西都是不能想像的奇怪。不管我的困難如何，我的好奇心却提高了。我對這個謎發生了很大的興趣，決心找出它的原因來，我表面上裝得十分鎮靜，我看好這許多工人吃着，等着工作開始，我得找出這種態度的理由來。

他們吃完了，打氣，開始抽煙，從茶壺那兒走開，那個烏克蘭的力士和那個用破布綁腳的青年，走到我身邊坐了下來。剩在跳板上的——長列車子遮蔽着我。

「喂，兄弟，」那個烏克蘭人問：「想抽煙嗎？」

「好的，讓我抽幾筒罷，」我回答。

「你自己沒有煙嗎？」

「要是我有一些，我就不會問你要了。」

「不錯，那末你抽一筒罷。」他把他的煙管遞給我，「你還想在這兒推車子下去嗎？」

「是的，我想推，至少是現在，」

「你打什麼地方來的？」

我告訴了他。

「離開這兒很遠？」

「大約三千里。」

「很遠，你為什麼到這兒來？」

「像你一樣。」

「啊，你說你也是爲了偷東西，給村上趕出來的嗎？」

「怎麼的？」我問，我看到我是犯了一個絕大錯誤了。

「我跑到這兒來，是因爲我偷了東西，給村上趕了出來，你說你像我一樣跑來的。……」

「他笑了，他爲了自己的狡猾而高興了。他的全伴靜靜地坐着，帶了狡猾的微笑，向他瞞着眼。」

「等一下：……我說。」

「沒有時間等了，兄弟，我們得工作去，跟我來罷，你可以用我的車子，我有輛輕巧的可靠的車子，來罷。」

我們走去。一把我給你的那輛車子拿來，放在我推着的這輛車子上邊，讓它先坐一下車子休息休息。」他說。

「這善慈看上去是十分可疑的，我在他身邊走着的時候，仔細檢視着那輛他們給我的車子

，它是翻轉輪子朝天放着的，我檢查它，竭力使自己相信並沒有什麼計劃着的惡作劇存在，我看不出有什麼特異的現象，祇是我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他們普遍注意的對象，這，他們拙劣地想遮掩而沒有遮掩了的。他們顯然的在不時向我瞞眼、點頭，他們可疑地耳語着。我明白我必須睜大了眼來警備着。

「我們到了，」那個烏克蘭人說，他把他的車子拿下來，放在我的面前，

「裝滿它，兄弟，」

我向周圍看了看，誰都是在熱心工作着，我開始把鑿裝到車裏去，那兒除掉鐵錘鑿開鹽的悉索聲以外，沒有旁的聲音，靜默沉重的壓迫着我，我想或許我最好還是早些離開這兒。

「喂，推你的車子，你睡着了嗎？」馬脫維命令着。

使一股勁，我握緊了車子的把柄，把車子提了起來推動，手掌裏的一陣劇烈疼痛，使我絕叫起來，我把手抽出來，手掌又痛起來了，比前加倍的難受，我手掌上的皮，給鉗緊的車子把手撕下了。我又痛又怒的磨着我的牙齒，我檢查那兩條車柄，發覺到握手地方都是裂開的，而在裂縫裏則鑲嵌着楔形的東西。這楔形的東西，安置得十分巧妙，當我握緊把手的時候，楔形的東西便會擠出來，讓木橋自己縮攏來，這樣就會鉗住我的皮肉了。我抬起頭向四周望着，叫喊狂笑，吹口笛，從各方飛到我臉

上來，每處我都看到了惡意的勝利了的臉孔，方場上的工頭在那兒罵着，可是沒一個睬他。誰都是全副精神的看好我，我愚笨的茫然的向四周瞧着，感覺到我是怎樣的受了侮辱，內心裏沸騰着要復仇的念頭，充滿了對這許多人的憎恨，他們一堆的站在我的對面，對我咒罵，嘲笑，我暴烈的苦痛的想去侮辱他們，屈辱他們。

「流氓」，我叫，伸出了握緊的拳頭。我一邊向他們走去，像他們對我一般的，我開始惡毒地咒詛他們。

他們彷彿躊躇了，失掉了他們的確信，他們退到後邊去。祇有那個烏爾克的力士，和那個藍色的馬脫維仍舊站在原來的地位，準備地揷起了他們的袖管。

「上來哪，上來哪，」那個烏克蘭人用種低低的聲音快樂地叫，一邊監視着我。

「加夫列拉，給他一頓結實的生活吃」，馬脫維忠告他。

「你們爲什麼要侮辱我？」我叫「我對你們做着什麼壞事了？爲什麼？我不是像你們一般是人嗎？」我還遠了許多旁的悲傷的，荒謬的，憤怒的和沒意識的話句。同時，我也戒備他們，怕他們會向我再玩一些別的惡作劇，他們看好我的愚笨的，呆笨的臉，沒有以前那麼冷淡了，有幾個人的臉，彷彿流露着對惡作劇的罪惡的一種自責，那個烏克蘭人和馬脫維

也向後退去，馬脫維整理着他的番子，那個烏克蘭人則把手插進了袋裏。

「爲什麼？爲什麼？」我問他們。

他們全不響，那個烏克蘭人捲了一支紙烟，兩隻眼俯視着自己的脚，馬脫維也突然躲到人背後去了，其餘的，全走他們的車子那兒去，伸直了身子，不響一聲，那個工頭走近這一堆人身邊來，高聲的叫喊着，用拳頭威嚇着他們，這一切發生得是如此迅速，那本來離開我二十步遠在堆着鹽的女人，我看到，當我絕叫的時候，她們跑趕緊來，這許多孩子們，已經散到各方去推他們的車子了。我獨自留心上充滿了一種火熱的不應受和不能報復的侮辱，感覺這格外增加了我手上的痛楚，我的問題，必須得到解答，我要報仇，我向他們喊：

「兄弟們，停下來！」

他們停下來，陰沉地注視着我。

「告訴我，爲什麼你們要辱罵我？你們難道沒知覺嗎？」

他們是默默的，這靜默給他們回答了，然後鎮定一下自己，我開始向他們演說起來，開頭我便告訴，我和他們一樣是人的事實，我和他們一樣的饑餓，我必須像他們一般的工作，來掙得我的麵包；我到他們這兒來，我是像跑到自己人們中間來一樣的，我並不把他們看得比我低微一些，或是卑劣一些。

「我們全都是平等的，」我告訴他們。

我們必須儘可能的互相了解，互相幫助。」

他們留心地聽着，站成一個圈子的圍住我，可總是避免和我的眼光接觸。我看到我的話感動他們了，這使我興奮起來，我向周圍看了看，我自己更加確信了，我充滿了新鮮的，快樂的敏銳感覺，我坐在一堆鹽上去，哭了起來。當我抬起頭來時，我身邊已經沒什麼人了，工作完了，推車的三個五個一堆，在鹽堆附近隨處的下。在落日的晚照中，背着淡紅色的鹽堆，他們看去是巨大的，粗笨的，污穢的黑點。四處很靜，涼氣從海上吹來，一塊白色的小雲，在天空輕輕滑過去。薄的，透明的，羊毛似的氣流，從雲邊上撕了開來，消失了，溶化在蔚藍的天空裏。

我站了起來走到鹽田那兒去，預備向他們告別，然後回到那個漁夫的村舍去。當我走到那個烏克蘭人，馬脫維，那個工頭，和旁的三個年老的那一夥人去時，在我向他們說話以前，他們站了起來，用矯健的步伐，迎了上來，馬脫維伸出了他的手，不看我我的說：

「喂，朋友，你喜歡上那兒去，便上那兒去罷，我們已經湊了幾個戈貝克給你，是給你路上用的，這兒是錢，收下罷。」

他手裏放着幾個銅子，他把手伸出來給我的時候，他的手抖着，我迷糊了，我完全茫然的看好他們，他們垂頭喪氣的站着，低下頭，不必要的，拙劣的整理着他們的破衣服，不時

的移動腳的姿勢，斜視着旁邊，在每個動作裏，每個姿勢裏，都表明他們是困窘了，想儘快的教我離開他們。

「我不要，」我說，把馬脫維的手推了開去。

「不，請你收了，不要使我們難堪，看我們最後到底做了些什麼？老實說，我們並沒想來傷害你，我們懂得，兄弟，我們已〇侮辱了你，不過要是你肯正確地想想，事實並不是如此的，我們的生活是什麼？勞苦的工作，笨重的車子，鹽漬把我們的腳撕成了片片，太陽整天像火一般燒灼你，這一切，代價祇是五十個戈貝克，這不是已經夠使一個人變了一頭野獸成嗎？你工作，工作，可是你所有的收入，都浪費在喝酒上，於是你再是工作，工作，要是你這樣生活了五年多，你會失去了人的一切形像，而變成了一頭野獸，這樣你便算完了，兄弟，我們侮辱自己，遠比侮辱你來得利害，可是我們相互間仍舊是了解的，——你是一個陌生人，……我們為什麼要代你難過？……你告訴了我們幾樣東西，不同的東西，唔，當然，這是說得很好的，不用說，你一定是對的，你是對的，祇是不合時……這並不適宜我們，不要惱怒……這祇是一句笑話……我們仍舊有顆良心……所以，你可以帶了你的真理，隨便走到什麼地方去，可是我們得仍舊留在這兒，過我們的舊生活，收下這些錢，再會，兄弟，我

們對你並沒犯什麼過失，你對我們也是如此，那是真的，我們並沒有相處得很好，好了，好的東西，不是我們的東西，而你留在這兒，也沒有好處，你不……配，兄弟，我們是牢固地相互纏在一起的，而你來加入我們，所以……：稍微地……這並沒有什麼，……還是不談罷，走到你自己喜歡去的地方，再會。」

我向四處看了看，看到誰都是和馬脫維一樣的意見，我捆紮了我的行囊，擱上肩頭，預備離開了。

「等一等，伙計，讓我對你說句話，」那個烏克蘭人攔住我，攔住我的肩頭。

「要不是你，換了旁的什麼人，我會給他臉上吃幾下拳頭，再看任他滾的，你懂得嗎？可是我們却讓你自由地離開，而且還給你路上的盤纏，趕快謝謝我們，」他在身邊吐了一口，用手指把他的烟袋扭來扭去的，然後勝利地向週邊看着，彷彿他要說：「你們祇配羨慕我，看我說得多得——麼伶俐！」

我給他們這許多弄得完全頭昏了，我匆匆的向他們告別，沿着海岸，回到我前時過夜的村莊。天空是明澈的，炎熱的。海是荒涼的，莊痛的，綠色的浪噴嘩的直搗到我的腳邊。我覺得身上有種不能忍受的疼痛，心裏又羞愧着某種東西，我神氣頹喪的，在熱沙上慢慢地走着。海在太陽光下安靜地閃爍着，那波浪却在絮語着某種不可解而又悲傷的東西。當我跑到

村舍的時候，那個我熟識的漁夫，站起來歡迎我，帶種一個推測已經證實了的勝利語調說：「喂，兄弟，那是有些不好受的？」

我默默地看了他一眼。

「或是很不好受，是不是，」他用種自信的語調說，來審查我的意見。「你餓嗎？去吃些粥，那兒煮了許多，該有一半剩下來了的，去用瓢羹來喝粥罷，這是一鍋好味的粥，裏邊有比目魚和鱈魚的。」

兩分鐘以後，我已經坐在村舍的屋陰底下了。污穢的，疲倦透了又是餓透了的，我心裏充塞着痛苦的，喝着比目魚和鱈魚煮的粥。

新世紀 第二期

中華民國廿八年六月一日出版

編輯出版者 新世紀雜誌社

香港：郵政信箱九三三號

督印人 唐士林

代售處 各地大書局

出版期 半月刊 每達一號出版及十六號

定價

港幣五仙
國幣八分